

美国纽约南区法院

-----X
美利坚合众国,

诉

23 Cr. 118 (AT)

郭文贵

被告。

审判

-----X

纽约州纽约市,
2024年6月7日
上午8:45

庭前:

尊敬的阿娜丽莎-托雷斯法官大人,

地区法官
-及陪审团-

出庭律师:

达米安-威廉姆斯
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
代表: 迈卡·F·费根森
瑞安·B·芬克
贾斯廷·霍顿
朱莉安娜·N·莫里
助理美国检察官

萨布丽娜·P·施洛夫
被告律师

PRYOR CASHMAN LLP
被告律师
代表: 西德哈达·卡马拉珠
约翰·M·基尔加德
克莱尔·P·蒂尔顿

ALSTON & BIRD LLP
被告律师
代表: E·斯科特·舒里克

另有出席者：

Isabel 洛夫特斯, 法律助理,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Ruben Montilla, 辩方法律助理

Tuo Huang, 普通话翻译

Shi Feng, 普通话翻译

Yu Mark Tang, 普通话翻译

2024年6月7日 美国诉郭文贵案 庭审笔录 第10位证人 第四部分

时间:上午8:45

(审判恢复;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请介绍你们自己。

芬克律师:早上好, 法官大人。莱恩·芬克、贾斯汀·霍顿、朱莉安娜·莫里和麦卡·费根森, 他们很快会加入我们, 代表政府。我们还有特别探员罗伯特在律师席。

舒里克律师:早上好, 法官大人。

卡拉马珠律师、施洛夫律师和巴尔坎律师很快也会加入我们, 我们和郭先生在律师席。

法官说:请坐下。在我们今天开始之前, 有什么事项吗?

芬克律师:政府这边没有。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 法官大人, 我们这边也没有。

法官说:那么请让证人在8:59准备上证人席。

芬克律师:我们会的, 法官大人。

法官说:谢谢。

(休庭)

法官说:请把陪审团叫进来。

(陪审团在场)

法官说:请坐下。早上好, 陪审员们。感谢你们准时回来。我们将继续证人的交叉询问。

李女士, 请记住你仍在宣誓下作证。

施洛夫律师说:我可以开始吗, 法官大人?

法官说:可以。

李娅, 辩方施洛夫律师继续进行交叉询问:

问:李女士, 请让我把你的注意力转向辩方证物60497。你能公布一下吗?

这是Lei Ann Li, 对吗?

答:是的。

问:她的名字是玉米地小妹,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不赞成她的工作成果, 对吗?

答:对不起。

问:她为谁工作?

答:我为郭文贵工作。

问:她为谁工作?

答:她为郭文贵工作。

问:她为哪家公司工作?

答:G Fashion。

问:你不喜欢她在G Fashion的设计, 对吗?

答:对不起。

问:你不喜欢她在G Fashion的设计, 对吗?

答:不是她的设计。

问:你还作证说你是秘密翻译组的负责人, 对吗?

答:是的。

问:你监督一个叫新生的人, 对吗?

答:你是说新生吗?

问:我没听到她的名字。

答:你是说新生吗?

问:X-I-N, S-H-E-N-G。

答:是的。

问:他抱怨过你在组内对待他的方式, 对吗?

答:一次。

问:他离开了这个组, 对吗?

答:是的。

问:他说他离开的原因是你对待他的方式不当, 对吗?

答:不是。

问:他和另外17个人一起离开, 他们也抱怨你对待他们的方式, 对吗?

答:不是。

问:17个人离开了你的组, 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是一起离开的, 对吗?

答:有些人回来了。

问:我没听到你说什么。

答:有些人回来了。

问:我没问你是否有人回来。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无效。17个人离开了吗?

证人:是的。

问:在一次会议上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 对吗?

答:是的。

问:郭先生也参加了那次会议, 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也参加了那次会议,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也参加了那次会议, 对吗?

答:是的。

问:在会议期间, 他们提出了抱怨, 对吗?

答:是的。

问:郭先生告诉大家, 在抱怨别人之前先看看自己, 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在郭先生与这些人开会后, 有些人回来了, 对吗?

答:是的。

问:即使他们回来后, 其他人仍然抱怨你对待他们的方式, 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让我给你看一个标记为辩方证物的文件, 它马上会显示出来。这是证物60499。你认识这个人吗?

答:是的。

问:那是谁?

答:Sara Wei。

问:Sara Wei与谁一起工作?

答:与郭文贵一起。

问:她属于哪个组?

答:VOG。

问:那是郭之声, 对吗?

答:是的。

问:她也是从志愿翻译开始的,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也不喜欢和她相处, 对吗?

答:不是。

问:你是铁血组的一员, 对吗?

答:对不起, 谁?

问:她是铁血组的一员吗?

答:不, 她离开了。

问:她离开了铁血组? 女士, 我没问你她是否离开了。

答:她在铁血组成立之前就离开了。

问:在她离开之前, 她是这个组的一员——

答:不, 铁血组是在她离开后成立的。

问:所以她从来不是铁血组的一员?

答:是的, 从来不是。

问:你不喜欢她, 对吗?

答:不。

问:好的。现在, 让我们谈谈被展示给你的视频。我们来谈谈你在直接询问中被展示的视频, 对吗? 你记得那些吗?

答:对不起。

问:你在费根森律师的直接询问中作证, 对吗?

答:是的。

问:我相信你被展示了八个视频, 对吗?

答:哪个视频?

问:你在屏幕上看到视频,并对它们作证,关于这些播放的内容?

答:是的。

问:你记得吗?

答:是的。哪个?

问:我们从GXVI-191开始。

答:是的。

问:你记得对这个视频作证吗?

答:是的。

问:这个视频有多长?

答:将近两个小时。

问:将近两个小时,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为翻译职责的一部分翻译了这个视频,对吗?

答:是的。

问:你说这是根据郭文贵的要求翻译的,对吗?

答:我们翻译了他所有的直播视频,是的。

问:请展示192-T。能放大一点吗?你记得被展示过这个文件吗?

答:是的。

问:我们能从这一段开始吗?这是一份口头协议,对吗?

答:是的。

问:你没有翻译这个文件,但你翻译了包含这些语言的视频,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的。你能为陪审团读一下这段话吗?

答:这是我想与法治基金达成的口头协议。根据纽约州对C3和C4公益非营利组织的基本要求,只要其中70%的资金是由文贵捐赠的,

就不应该称为郭文贵。这是由郭文贵的家族基金和相关公司捐赠的。

问:谢谢。尽管你没有看完整个视频,你也翻译了这部分,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指的是哪一部分翻译?

施洛夫律师说:我会重新表述。

问:你看完整个视频,对吗?

答:是的。

问:你翻译了整个视频,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但是你记得作证时说过郭先生信任你的团队来进行翻译,对吗?

答:是的。

问:你说你翻译了每一个直播,对吗?

答:不是全部。我们没有翻译整个视频。我们翻译了片段,但我不记得这个片段。

问:所以你不记得这个片段是否是视频的一部分;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不,这是视频的一部分。

问:好的,谢谢你。你可以把它放下。

现在,你刚才作证说你听了郭先生所有的直播;对吗?

答:是的。

问:在他的直播中,他谈到了他的资产被查封的事,对吗?

答:是的。

问:他谈到了他在香港的资产被查封的事,对吗?

答:是的。

问:他谈到了Pax诉讼, 对吗?

答:是的。

问:他提到了一个叫单伟建的人, 对吗?

答:是的。

问:他说他是中共间谍, 对吗?

答:是的。

问:郭先生表示他认为是中共策划了Pax诉讼, 对吗?

答:是的。

问:他还在直播中说他觉得自己被迫宣布破产,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传闻。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他说他的破产是中共迫害的结果。

问:没错。他说他被迫这样做, 对吗?

答:是的。

问:他说他觉得被迫这样做是因为他被要求在不合理的时间内还清钱款, 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作证时谈到了破产受托人的不公正,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传闻。他说。

施洛夫律师说:这不是为了证明事实。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 这显然是传闻。

法官说:请上前来。

(边栏会议讨论, 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法官说: 你现在引出这些陈述的目的是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 法官大人, 这些陈述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政府关于郭文贵在其直播中撒谎的理论是不正确的。事实上, 他在直播中谈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包括他的财务状况。因此, 当他们提出他很富有; 他有很多钱时, 根据完整性规则, 第一, 显示他对所有观看他直播的人都是坦诚的。但, 第二, 我们引出这些信息并不在于郭文贵的陈述本身是真还是假。

事实是他做出了这些陈述。这反映了他的心态, 这是传闻规则的一个例外, 而且并不是为了证明所断言的事实。他们引出的是Pax诉讼让他来到这里。他们引出了关于Pax诉讼的信息, 并且他们只引出了直播中的片段。为了完成这个画面, 这就是提问的原因。只有这两个问题, 这一个和下一个, 然后我就结束了。

费根森律师说: 如果不是为了证明事实, 我们可以接受。法官大人可以向陪审团明确说明, 这些陈述不是由他的辩护律师为了其真实性而提出的。

施洛夫律师说: 我们没有异议。如果法庭认为适当, 可以指示陪审团这些陈述只是为了显示郭先生当时的心态, 仅应以此为依据考虑。

费根森律师说: 仅仅不为了其真实性, 因为她提到的不只是他说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他作证了。

施洛夫律师说: 我从未说过作证。

费根森律师说: 他不能通过律师作证, 所以我认为告诉陪审团他在法庭外所说的话不是为了其真实性是合适的。

施洛夫律师说: 我们没有异议。

法官说: 这就是我要做的。

施洛夫律师说:我说“你”作证,意思是她作证。就在这里。这是实时回放。你应该读一下。

费根森律师说:如果我听错了,我听到了他。

法官说:好的。我们回去吧。

(回到公开法庭)

法官说:陪审团成员们,证人所说的郭先生的话和我预计将从郭先生那里听到的陈述不是为了证明所断言的事实。你可以继续了。

施洛夫律师说:我认为我需要重新上前。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恕我直言,我请求法庭说明这些陈述是为了显示郭先生当时的心态。

法官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指示。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谢谢。

(回到公开法庭)

法官说:你可以继续了。

施洛夫律师问:他还说过,他认为破产受托人的行为不当,对吗?

答:对不起,行为什么?

问:不当,不正确。

答:他说受托人是中共间谍。

问:他还说过,受托人赚了3.85亿美元的律师费,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收到了破产受托人的传票, 对吗?

答:是的。

问:你收到传票时在澳大利亚, 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传票是法律文件, 对吗?

答:不, 我不知道。

问:你看过传票吗?

答:没有, 郭文贵让我们扔掉。

问:我理解郭文贵让你做所有这些事情。我理解这一点。我的问题是, 你读过传票吗?

答:没有。

问:所以你收到了传票。你没有读它, 但不知怎么的你知道它是传票, 对吗?

答:是的, 因为来自普衡。

问:来自谁?

答:来自普衡。

问:来自普衡?

答:是的, 受托人的律师事务所。

问:所以你知道它来自一家律师事务所, 对吗?

答:是的。

问:律师事务所所有律师, 对吗?

答:受托人的律师事务所。

问:但他们有律师, 对吗?

答:是的。

问:律师给你寄了一份法律文件, 对吗?

答:是的。

问:你告诉郭文贵你收到了法律文件, 对吗?

答:是的。

问:为了告诉他你收到了法律文件, 你必须知道这是什么法律文件, 对吗?

答:我不知道, 只是法律文件。任何法律文件, 郭文贵都说要扔掉。

问:任何法律文件?

答:是的。

问:所以如果你收到关于你女儿的法律文件, 你也会扔掉?

法官说:支持。

费根森律师说:谢谢。

问:女士, 你的证词是你没有打开法律文件吗?

答:是的, 没有打开。

问:你没有打开它?

答:没有。

问:顺便问一下, 你是怎么收到这个文件的?

答:通过邮件。

问:哪种邮件?

答:联邦快递。

问:对不起, 什么?

答:联邦快递。

问:联邦快递?

答:是的。

问:联邦快递?

答:是的。

问:你从一家名叫普衡的律师事务所收到一个联邦快递的信封。你拿到信封后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你甚至没有打开联邦快递的信封?

答:是的。

问:你从未打开过信封本身?

答:是的。

问:联邦快递要求你签收,对吗?

答:是的。

问:你签收了吗?

答:是的。

问:所以你知道你收到了这个文件——我收回这句话。你作证说普衡是一家律师事务所,对吗?

答:是的。

问:你一点也不好奇为什么一家律师事务所要联系你吗?

答:对不起。

问:我收回这句话。后来你知道你被受托人传唤了,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受托人的名字,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如何联系受托人,对吗?

答:是的。

问:你是怎么知道受托人的名字的?

答:郭文贵的直播。

问:所以——

答:在直播中郭文贵说受托人是卢克·德斯宾,并在节目中解释了破产案。

问:所以在直播中郭文贵告诉你普衡有一个受托人,对吗?

答:是的,他还要求翻译任务为他翻译这个法律文件。

问:所以你知道这是什么法律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你知道这是传票,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这是法律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即使是中共的人发出的法律文件,它仍然是法律文件,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她在作证。

答:郭文贵告诉我们。

法官说:反对无效。问题很复杂,请分开回答。

问:你昨天在直接询问中作证,对吗——

答:是的。

问:——即使你被中共针对,你也不能诈骗。这是你的证词,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即使你收到了中共发出的传票,你也不能忽视它,对吗?

答:那时候郭文贵说扔掉。当时我完全信任他,所以我扔掉了。

问:好的。所以你完全信任他并且扔掉了,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有一段时间你认为你可以忽视所有法律文件,因为郭先生告诉你?

答:是的。

问:他告诉你的任何事你都会做, 对吗?

答:是的。

问:任何事?

答:是的。

问:当郭先生告诉你不要支付农场里的那个人G/Club会员费用时, 你没有听他的, 对吗? 你还是支付了那1万美元, 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当你不想听郭文贵的时候, 你可以不听郭文贵, 对吗?

答:那不一样。

问:不。我的问题是, 你没有听郭文贵,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 她不能只是说不。她必须提问。

施洛夫律师说:我没有问是否不同。

费根森律师说:她不能和证人争论。

法官说:所以你需要——如果问题要求是或否的回答, 你就回答是或否, 或者我不记得了, 或者我不明白。你明白吗? 不要添加额外的信息。

证人说:好的。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 有些问题很难回答是或否。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和证人争论。

法官说:是的, 对。有些问题确实难以用是或否回答。而且证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能够辨别她是否可以回答是或否。继续。

施洛夫律师问:他还让你搬到阿布扎比, 对吗?

答:对不起。

问:郭文贵让你搬到阿布扎比,对吗?

答:是的。

问:你说不,对吗?

答:不对。

问:你搬到阿布扎比了吗?

答:因为后来他派了别人,不是我。

问:我们再试一次这个问题。他让你搬到阿布扎比,对吗?

答:是的。

问:你没有去,对吗?

答:没有。

问:你说不,对吗?

答:不对。

问:你说不之后,他派了别人,对吗?

答:我没有说不。我说我准备去,但最后他派了别人而不是我。

问:你记得和这些检察官会面并讨论这个话题吗?你和检察官讨论过这个话题,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会面时告诉这些检察官,你从未对郭先生说过去阿布扎比的事,对吗?

答:不,我没说过。

问:然后你告诉这些检察官你因为家庭原因不想去,对吗?

答:不,我没说过。

问:这就是你没有去的原因,对吗?

答:不。

施洛夫律师说:请稍等,法官大人。

问:你记得告诉这些检察官你实际上不能去阿布扎比,因为你在澳大利亚有家庭,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法官大人。

法官说:支持。

问:你后来告诉他们,你被要求永久去那里,而你说不,对吗?

法官说:支持。

问:根据你的说法,郭文贵的直播带你找到了普衡,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不当。

法官说:你指的是什么带你找到?

施洛夫律师说:我可以重新表述。我在试图推进。

问:你找到了普衡的受托人,对吗?

答:不是我,是郭文贵说的。

问:没有郭文贵,你不会知道那个受托人在哪,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是郭文贵告诉你受托人在哪,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自己联系了受托人,对吗?

答:那是在我醒悟之后。

问:哦,是的。你醒悟了,然后去找了受托人,对吗?

答:是的。

问:对。但是你找到受托人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告诉你受托人在哪,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支持。

施洛夫律师说:我认为没有得到答案。

问:然后你自己联系了受托人,对吗?

答:是的。

问:你没有告诉郭先生我要联系受托人,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和那个受托人谈话,没有让任何人知道,对吗?

法官说:她不可能证明别人知道什么。她只能证明她知道的事情。

问:当你联系受托人时,喜马拉雅联盟的任何人都没有直播你在和受托人联系,对吗?

答:我不明白。对不起。

问:在2023年8月,你联系了受托人,对吗?

答:是的。

问:你没有告诉郭文贵,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答:是的。

问:你没有告诉长岛伟哥你在联系受托人,对吗?

答:是的。

问:你告诉了长岛伟哥?

答:我不能告诉任何联盟的人。

问:没错。你没有告诉任何人,对吗?

答:是的。

问:你开始与受托人在2023年8月交谈,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现在,你昨天作证谈到了社交媒体,对吗?

答:哪个社交媒体?

问:你作证谈到了郭先生的油管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你特别作证说油管暂停了他的直播能力,对吗?

答:是的。

问:由于他们暂停了他的直播权限,所以他不能直播,对吗?

答:他开始在其他平台上直播。

问:对,那是GTV,对吗?

答:不是。

问:是哪个平台?

答:推特、Instagram、livestream然后是郭媒体。

问:由于他在直播中遇到问题,他才想到创建GTV,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她不能作证另一个人在想什么。

问:他在直播中告诉你他的想法,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他告诉了她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她是否能读懂他的心思,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他在直播中说了他在想什么吗?

答:他说他想建立一个媒体平台。

问:请使用那个麦克风,这样我们都能听到你。

答:他说他要建立一个像油管、推特那样的媒体平台。

问:他说他想建立一个媒体平台?

答:他会。

问:好的。他在直播中告诉大家,建立这个平台需要时间,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他告诉你这个平台必须要.....不对,他在直播中告诉人们,这个平台必须不容易受到中共破坏企图的影响,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我以传闻为由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你能再说一遍吗?对不起。

问:你第一次听说GTV是在2020年4月,对吗?

答:是的。

问:郭先生在直播中宣布了它,对吗?

答:是的。

问:他宣布他想创建一个平台来直播,对吗?

答:不,四月他说这是GTV的私募。那时GTV已经存在。

问:他说他想要让它像推特或脸书,对吗?

答:是的。

问:他在直播中告诉大家这是因为油管暂停了他的能力,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他还说,他要建立一个没有审查的平台,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这涉及到其真实性问题。

法官说:请上前来。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很确定这个记录在证据中。他们已经提交了。

法官说:所以你是以传闻为由反对?

费根森律师说: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基于在证据中的记录。

费根森律师说:你想通过记录,那没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会在这里待一整天。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当然不希望那样。我们只是担心将这些问题扩展到他的心态目的,变成了“他说了这个”,“他说了那个”。他们在交叉询问中作证,有些酌情权。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他们提交了记录,没有要求任何限制性指令。

费根森律师说:因为我们有权这样做。

卡马拉珠律师说:一旦你提交了,我们有权引用它。

芬克律师:是哪一份记录?

卡马拉珠律师说:2020年4月的记录。

施洛夫律师说:你们想让我们通读整份记录吗?我们很乐意大声读出来,整份记录。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希望有一个高效的审问。我不想让这个边栏时间更长。郭说的话以这种方式不断涌入的问题,在某个时候会有一个界限。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试图理解这个反对。我们不被允许引用已经提交到证据中的记录的一部分吗?

芬克律师:除非你用你客户的陈述来作证,就好像他在说话一样。如果你想提供他的陈述来说明他的心态。心态例外是我感到害怕。我感到这样。

施洛夫律师说:它在证据中。我可以让她读整个记录。

芬克律师:请不要对我喊叫。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联邦证据规则。

法官说:这是我的裁决。郭先生需要有机会提出辩护,这些陈述将,用一位杰出法学家的话来说,以它们的价值来进入证据。

(回到公开法庭)

法官说:你可以继续了。

施洛夫律师问:李女士,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郭先生,按照你的说法,谈到了用以色列技术来创建这个平台,记得吗?

答:是的。

问:你说你为郭文贵工作时,帮助他寻找这样的IT专家,对吗?

答:不是这种以色列技术。那都是支持者提供的。

问:但是你帮助刊登了招聘IT经验人员的广告,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他在寻找工程师来构建这个平台,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他在面试人选来构建这个平台,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他想找到最合格的人来构建这个平台,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刊登了广告,对吗?

答:是的。

问:你希望有合适的候选人申请这个职位,对吗?

答:是的。所有的简历,我都发送给——

问:对不起,我没有提问。

答:所有的简历——

法官说:目前没有提问。

问:你是想告诉我你把所有的简历都发送给郭文贵?

答:是的。

问:好的。你收到多少份简历?

答:很多。

问:很多,对,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招聘广告,对吗?

答:是的。

问:他审查了所有这些简历,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现在,你还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你想投资GTV,对吗?

答:是的。

问:你想投资,但你的投资是和其他人一起的,对吗?

答:是的。

问:你的投资和其他人一起。你记得有多少人吗?

答:大约五个人。

问:五个人,对吗?

答:嗯嗯。

问:是五个人加上你,还是包括你在内的五个人?

答:五个人加上我。

问:你把投资放在你的名字下,对吗?

答:是的。

问:你的名字,你的个人名字,对吗?

答:是的。

问:尽管这是一个集资投资,你还是决定放在你的名字下?

答:大家都决定。

问:哦,大家都决定放在你的名字下?

答:是的。

问:好的。你这样做是因为你昨天多次作证说你信任郭文贵,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这种说法有误导性。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是的。

问:当你与这些检察官会面时,你告诉他们你是一个谨慎的投资者,对吗?

答:是的。

问:你告诉他们你认为这个平台在他们推翻中共后会真正成功,对吗?

答:郭文贵这样说,我相信。

问:所以你相信这个平台在推翻中共后会最成功,对吗?

答:是的。

问:郭文贵也这么认为,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她不能作证他在想什么或相信什么。支持。

问:让我给你看一下在证据中的文件,也许我直接展示记录而不是视频,是GX26-T。女士,你记得这个文件吗?

答:是的。

问:不是这个翻译,但你和你的志愿翻译们翻译了这个证物所基于的视频,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吧,让我们看看第二页,上面写着,请仔细阅读。你看到那句话了吗?

答:是的。

问:它说什么,女士?

答:请仔细阅读所有要签署的投资文件。

问:这是郭文贵在直播中说的,对吗?

答:不,是在私人视频中。

问:在私人视频中?

答:是的。

问:但是你做了郭文贵要求你做的一切,对吗?

答:是的。

问:他要求你仔细阅读所有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可以把那放下了。现在让我们看看政府证物K5。你认得这个文件吗,李女士?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可以让陪审团看一下吗?

问:我们能看到资金使用图表吗?

费根森律师向你展示了这页,对吗?

答:是的。

问:他问你,这个图表是否显示GTV的资金会进入对冲基金,对吗?

答:是的。

问:你说它没有,对吗?

答:是的。

问:你收到了这个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从未读过它,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无论它说什么——

答:那时候我没有读,是的。

问:那时候你没有读它,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没有阅读它的情况下投资了,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因为郭文贵说的,对吗?

法官说:你是在问郭文贵说她应该在不阅读的情况下投资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收回这个问题,法官大人。

问:你投资时没有读过这个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如果这个文件说百分之百的资金会进入对冲基金,你不会知道,对吗?

答:是的。

问:因为你从未读过它?

答:是的。

问:让我们看看政府证物165——65,我想。对不起,是65。你作证过这个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女士,你的证词是你也从未读过这个文件吗?

答:在我签名之前没有。

问: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答:在签名之前没有。

问:在签名之前,你没有读它?

答:是的。

问:看看这页的顶部。

答:是的。

问:你看到有些地方是红色的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答:那是一些更新。

问:所以这是一个带有修订痕迹的文件,对吗?

答:对不起。

问:它显示了变更,对吗?

答:是的。

问:我可以看下一页吗?你看到顶部又有一个标记吗?

答:是的。

问:那对你意味着什么?

答:有一些变更。

问:所以当你看这个文件时,因为有这些变更,你知道它是一个草稿,对吗?

答:这不是草稿。

问:这不是草稿?

答:不是。

问:所以这些在跟踪修订中标记的变更并没有告诉你这是一个草稿?

答:不是。这是我签署的版本。

问:我没问你是否签署了它。签署草稿版本是可能的,对吗?

答:不是。

问:你说你从未看过任何东西,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她没这么说。

问:你从未读过任何东西,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你不知道这是草稿吗?

答:但是我们被告知要签署它。

问:我不明白。有人告诉你签署草稿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答: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草稿,但对我来说它是最终版本,因为他们要我签署它。

问:他们是谁?

答:联盟。

问:联盟要求你签署它?

答:是的。

问:联盟里有多少人?

答:我不知道。

问: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你签署这个文件?

答:这是新GTV平台的客户服务团队。

问:但客户服务团队是为了解决客户相关问题的,对吗?

答:不是,他们给我们发合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们。

问:对,他们给你发了电子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就像Netflix给你发电子邮件一样。你可以打开它或忽略它,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答:不是。

法官说:反对无效。

问:不是?如果他们给你发电子邮件,你必须打开吗?

答:是的,因为我们被告知那是新的GTV合同。我们需要签署。

问:但是没有电子邮件说你需签名,对吗?李女士,让我换种方式问。你下载了你的电子邮件,并将其中一些交给了检察官,对吗?

答:是的。

问:你给了他们很多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从来没有给他们任何来自联盟的文件,告诉你必须签署这份文件,对吗?我们来看一下文件的底部吧。他们有没有告诉你必须电子签名,还是必须打印出来手动签名?

答:两者都需要,你需要签名并以大写字母书写你的名字。

问:那不是我的问题。

答:请重复你的问题。

问:你说你必须签署它,对吗?

答:是的。

问:联盟告诉你,你必须签署它,对吗?

答:是的。

问:没有来自联盟的电子邮件说你必须签署它,对吗?

答:在郭文贵的直播中,他说有一个新的GTV会取代旧的GTV,所以如果你投资了旧的GTV,所有人都需要签署。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这个回答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请求删除。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继续。

问:所以现在不再是联盟,而是郭文贵的直播?

答:联盟听从郭文贵的指示。

问:但是之前你告诉我是联盟告诉你必须签署的?

答:是的。

问:那么是谁从联盟告诉你的?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施洛夫律师说:我会继续。

问:我可以回到文件的顶部吗。这是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的文件,对吗,何先生被确认为董事,对吗?

答:谁?对不起。

费根森律师说:误导证词,法官大人。

法官说:支持。

问:何先生在这个文件中被确认为董事吗?

答:对不起,谁?

问:何先生。

答:何?

问:H-O-A-R-A-N。他在这个文件中被确认为董事吗?

答:在这个文件中没有。

问:好的。那么让我给你看一下作为证据的GXVI-34和35。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把它们并排展示给陪审团。李女士,你在直接接受费根森先生询问时,谈到了这两份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在你作证之前,你和费根森先生一起审阅了这些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在他为你的证词做准备时,对吗?

答:是的。

问:左边的文件,对吗,底部写着34的那个,你看到这是附有文件135的电子邮件,对吗?

答:哪个?

问: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答:哪个部分?你在说哪个部分?

问:我在说哪一部分?左边是你收到的电子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在这个电子邮件往来中,右边的文件是附件,对吗?这是电子邮件的附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收到了那封电子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电子邮件地址显示是L-A-N, M-U,这是你在线名字木兰的开头,对吗?

答:是的。

问:这是来自律师的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可以看到底部显示这是来自律师的,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我们可以往下滚动,确保——你从律师那里收到了这封电子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右边是附加的文件,对吗?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你收到的附件,它是在右边,对吗?

答:是的。

问:你收到了它,因为你打开了这封电子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看的那份文件,对吗,就是作为证据的35号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是确认浩然为唯一董事的FMV决议,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我们看看。你收到了电子邮件,你打开了附件,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让我们在右边向下滚动,一直到文件底部,整个35号文件。看到吗,就在这里写着,唯一的董事是谁,何浩然,对吗?

答:浩然。

问:这里,对吗?

答:是的。

问:他的职称是什么?

答:唯一董事。

问:你收到了附件,对吗?

答:是的。

问:现在,你是说你从未查看过这个附件,是因为郭文贵告诉你不要看,还是你查看过这个附件?

答:我看了,因为这个律师要求我签署。

问:所以你读了它, 对吗?

答:是的。

问:当你读它的时候, 你知道唯一的董事是谁, 对吗?

答:是的。

问:他是谁的唯一董事? 是FMV, 对吗?

答:是的。

问:这个文件是在2022年9月10日发送给你的, 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在政府向你出示的FMV机密发售备忘录之后的七个月, 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可以把它放下了。谢谢。请给我政府证物135。

费根森律师说:这是VI-135吗? 我不确定是哪个135。

问:女士, 你看到这个文件了吗?

答:是的。

问:你看到那一部分写着 "特此决议" 吗?

答:是的。

问:我们能为她突出显示这部分吗? 这个文件决议了一人被撤销公司授权代表的职务, 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由另一个人代替, 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谁? 郝甜, 她是谁?

答:郝甜是郭文贵的支持者之一。

问:是男是女?

答:女的。

问:你知道她在哪里工作吗?

答:在纽约。

问:你和她一起工作过吗,女士?

答:没有。

问:你和她有过互动吗?

答:是的。

问:你和她相处得不好,对吗?

答:不,我们相处得很好。

问:你和她相处得很好?让我展示标记为6051的证物。

答:是的。

问:那是谁?

答:郝甜。

问:你的证词是你和她相处得很好,对吗?

答:是的。

问:她被任命为代表,对吗?

答:对不起。

问:我刚才给你看的文件中,她被指定为代表,对吗?

答:是的。

问:你读过那个文件吗?

答:我只是想找到我签名的地方,看看哪里有我的名字可以签名。

问:你的名字不在上面,对吗?

答:是的。

问:你没有签那个文件, 对吗?

答:是的。

问:但是你读过它, 对吗?

答:是的。

问:我们可以放下这个。让我继续问你关于G Fashion的事情, 好吗?

答:好的。

问:G Fashion在2024年有一个正在运行的网站, 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2024年查看过它, 对吗?

答:是的。

问:你现在还查看G Fashion的网站吗?

答:现在不看了。

问:所以在2024年的某个时候你查看过, 但现在不看了?

答:是的。

问:你知道G Fashion曾在洛杉矶有一个办公室, 对吗?

答:是的。

问:从洛杉矶他们搬到了纽约, 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从纽约搬到了意大利米兰, 对吗?

答:是的。

问:现在G Fashion是由你之前作证提到的Lei Ann Li管理, 对吗?

答:是的。

问:它现在仍然是一家运作中的公司,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

答:我不知道。

问:你最后一次查看他们网站是什么时候?

费根森律师说:已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支持。

答:我不知道。

问:让我问你关于新中国联邦的事情,好吗?

答:好的。

问:你记得在直接询问中作证时说过郭先生宣布了新中国联邦,对吗?

答:是的。

问:还有其他人参与了 this 宣布,对吗?

答:是的。

问:你看了这个宣布,对吗?

答:是的。

问:你对这个宣布非常兴奋,对吗?

答:是的。

问:因为根据你的说法,当时你相信郭文贵,对吗?

答:是的。

问:你现在不再相信他了,对吗?

答:是的。

问:宣布的时候班农先生在场,对吗?

答:是的。

问:有一个叫海东的人也参与了宣布, 对吗? 记得那个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吗?

答:我不知道你在说谁。

问:对不起, 显然我搞错了他的名字。让我展示辩方证物6512。你看到那张照片了吗?

答:是的。

问:那是谁?

答:海东。

问:然后他是谁?

答:他是郭文贵的支持者之一, 也曾是法治基金的主席。

问:他也是中国的著名足球运动员, 对吗?

答:是的。

问:他参加过中国的奥运会, 对吗?

答:我不知道。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 我请求将其作为证据。

法官说:没有反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没有反对。

法官说:准许。

(辩方证物6512被接受为证据)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提问:

问:他也是这个宣布的一部分, 对吗?

答:不, 他只是读了声明。

问:请允许我向陪审团公开这份证据。他宣读了一份支持新中国联邦的声明, 对吗?

答:对不起。

问:他在6月4日发表了一份支持新中国联邦的声明,对吗?

答:不是他发表的。他只是读了声明。

问:告诉我有什么区别?

答:这不是他写的声明。他只是读了它。

问: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写声明?

答:因为我知道是我们准备的,我们组的成员准备的。

问:是你们的运动,你们的运动准备了他的声明吗?

答:是的。所以其他支持者起草了这份声明,我们准备好后将副本发送给他。在6月4日那天,他宣读了这份声明。

问:对。他做了他的修改,然后读了声明?

答:没有修改。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问题的形式。

法官说:反对无效。

问:他现在住在哪里,在西班牙,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仍然是郭文贵的支持者,对吗?

答:是的。

问:他发表了支持新中国联邦的讲话,对吗?

法官说:支持异议。

施洛夫律师说:我换个问题,法官大人。你可以把它拿下来。谢谢。

问:现在,李女士,新中国联邦是中国新型政府的一个概念,这样说公平吗?

答:请再说一遍。

问:新中国联邦是一个中国新型政府的概念,对吗?

答:当时我认为是。当时我认为是。

问:所以根据你今天的说法, 新中国联邦不再是一个概念, 对吗?

答:是的。

问:它不是一个概念?

答:它是一个骗局。

问:根据你的说法它是一个骗局, 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如果有人相信会有新中国联邦, 那他就被欺骗了,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支持异议。

问:中国新联邦国这个概念是为了在中国推动民主, 对吗? 这就是目标, 对吗?

答: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

问:不, 是你这么想的。你不能代表别人的想法, 对吗?

答:当时我以为。

问:是你这么想的。对吧。你不知道这里的任何人是怎么想的,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对不起, 法官大人。她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法官说:律师, 我们的问题是针对她的, 不是针对旁听席的。

问:我在问她。你不知道其他人对新中国联邦的看法, 只知道你自己的想法, 对吗?

答:所有他的支持者都这么想, 这么认为。

问:什么想法? 你的想法还是他的想法?

答:郭文贵关于中国新联邦国说的想法。

问:对。但是你只能作证你自己的想法?

答:当时我相信他。

问:女士,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反对这段评论。

法官说:请不要作证。

问:李女士,你知道其他人对新中国联邦的看法吗?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能继续吗?

法官说:其他人。你指的是谁?

问:李女士,你只能说你对新中国联邦的看法,而不是其他人的看法,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问过并回答过。支持。

问:你加入了一个农场,对吗?

答:我认为是郭文贵选我做农场负责人。

问:女士,我真的听不见你说什么。

答:郭文贵选我做农场负责人。

问:对。但是在他选择你成为农场负责人之前,你是农场的一员,对吗?

答:不是。

问:你不是翻译组农场的一员吗?

答:那不是农场。

问:只是一个组?

答:是的。

问:所以郭文贵让你去做农场负责人,即使你不是农场的一员。这是你的证词?

答:是的。

问:哪个农场?

答:澳大利亚农场。

问:哪个澳大利亚农场,喜马拉雅澳大利亚农场?

答:是的。

问:你加入了那个农场,对吗,2020年,你记得吗?

答:是的。

问:那个农场在悉尼,对吗?

答:是的。

问:你离开了那个农场,对吗?

答:是的。

问:你离开那个农场去成立你自己的农场,对吗?

答:是的。

问:你想成立你自己的农场,对吗?

答:对不起。

问:你想成立你自己的农场,对吗?

答:不,是郭文贵让我这样做的。

问:郭文贵让你在澳大利亚悉尼建立一个新的农场?

答:是的。

问:你完全按照郭文贵说的去做了。你建立了一个农场,对吗?

答:是的。

问:那个农场叫做雅典娜农场,对吗?

答:是的。

问:按照你的说法,肯定是郭文贵告诉你把它叫做雅典娜农场,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支持异议。请直接提问。

问:是谁选择了这个名字?

答:我选的名字,并且得到了郭文贵的批准。

问:所以是你选的名字,他批准了,对吗?

答:是的。

问:根据你的说法,如果他不喜欢这个名字,你会改掉这个名字,对吗?

答:是的。

问:这是在2021年2月,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你成立农场的的时间?

答:在2021年。

问:如果有追随者想加入你的农场,他可以加入,对吗?

答:是的。

问:如果他们想离开你的农场,他们也可以离开,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可以从你的农场去到其他农场,对吗?

答:是的。

问:人们可以自由流动,对吗?

答:是的。

问:你没有阻止他们,对吗?

答:阻止什么?

问:你没有阻止追随者离开你的农场,对吗?

答:是的。

问:是的,你阻止他们,还是你允许他们离开?

答:我不阻止他们。

问:你没有阻止他们, 对吗?

答:是的。

问:现在, 你作证时提到翻译组。你曾经管理过大约一百人, 对吗?

答:是的。

问:在这百人中, 当他们想离开你或你的团队时, 他们也可以离开,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也没有阻止他们, 对吗?

答:是的。

问:因为他们都是志愿者?

答:是的。

问:昨天在某个时候你作证提到过一个叫黑名单的东西,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说如果你批评郭文贵, 你就会上黑名单, 对吗?

答:抱歉。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 如果你敢批评郭文贵, 你就会被列入黑名单, 对吗?

答:郭文贵会告诉我们谁会被列入黑名单。

问:郭文贵决定谁被列入黑名单?

答:是的。

问:他把这个黑名单传给你, 对吗? 这个黑名单上有多少人?

答:我不知道。

问:十个人, 三十个人, 一百个人?

答:超过十个。

问: 少于一百个?

答: 我不记得了。

问: 从未有人传过黑名单, 对吗?

答: 在Gettr上。

问: 在Gettr上发布了, 对吗?

答: 是的。

问: 但那不是黑名单, 那是你使用的名字, 对吗?

答: 不, 那是黑名单账户。

问: 这是一个黑名单账户?

答: 是的, 人人都可以看到。它是公开的。

问: 那个账户, 任何人都可以放入一个名字, 对吗? 任何人都可以把名字放到那个黑名单上, 对吗?

答: 不。

问: 不?

答: 只有得到郭文贵的批准。

问: 女士, 我没有问你是否得到郭文贵的批准。我问你是否任何人都可以把名字放到那个名单上?

费根森律师说: 反对评论。

法官说: 你是在问是否任何人都可以添加名字到那个名单上吗?

施洛夫律师说: 是的。

法官说: 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答: 不, 不是任何人。

问: 不是任何人?

答:是的。

问:你的证词是只有郭文贵运行那个Gettr账户来添加名字?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无效。

答:你能再说一遍吗。

问:你的证词是只有郭文贵可以在Gettr账户上添加名字到黑名单上;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得到郭文贵的批准。

问:女士,你明白做某事和批准某事的区别,两者是不同的,对吗?

答:联盟会添加。

问:我的问题是,其他人被允许并且确实在Gettr上的任何名单上添加名字,对吗?

答:联盟有负责的人。有人负责——

问:对。

答:——这个黑名单。

问:不仅仅是郭文贵,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她不能完成她的回答。

施洛夫律师说:说实话,我听不见她。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结束。

法官说:请大声说话。

答:联盟中负责黑名单的人会在这个Gettr账户上发布。

问:Gettr就像推特,对吗?

答:是的。

问:人们会发布信息,对吗,就像在推特上一样,对吗?

答:是的。

问:人们会回应,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从未从郭文贵那里得到任何实际的黑名单,对吗?在你的Whatsapp消息组中,郭文贵从未给你发送过一个名单,说这是我的黑名单,对吗?

答:他会说——

问:听问题。

答:他会说把这个人放入黑名单。

问:我的问题是——让我再试一次——郭先生从未给你发送过一个名单,说这些是我的黑名单上的名字,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请再说一遍。

问:好吧,让我们再试一次。他在Whatsapp群组中给你发送了很多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他给你发送了需要翻译的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需要阅读的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从未给你发送过一个叫做黑名单的文件,对吗?

答:他发送了黑名单上的名字。

问:只是一个名字?

答:不止一个。任何他认为应该进入黑名单的人,他都会发送他们的名字。

问:好吧。所以在某一天,他会说这个人应该上黑名单,因为他批评了联盟;你是这么说的吗?

答:是的。

问:但是他从未给你发送过一个名单, 对吗?

答:发过。

问:发过, 是吗?

答:没发过。

问:好吧。这就是我问的全部。你还在直接询问中对抗议活动作了证,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说你自己没有亲自参加任何抗议活动,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从未去过,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从未去过, 因为你从未想让任何人知道你的脸, 对吗? 是或不是?

答:不是。

施洛夫律师问:你昨天被问及的抗议活动发生在美国, 对吗?

答:对不起? 你指的是哪个抗议活动?

问:女士, 你昨天作证提到的抗议活动。你记得吗?

答:我们提到了很多抗议活动。

问:昨天提到很多抗议活动?

答:是的。

问:好吧。让我们从他们向你展示照片的那次抗议活动开始, 好吗? 我会给你展示照片。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可以给她展示这个证物吗? 我要开始了。

问:你昨天谈到了两个抗议活动, 对吗? 你记得吗, 还是不记得?

答:不, 超过两个。很多。

问:对不起?

答:很多,不止两个。

问:你说有很多抗议活动,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特别谈到了其中两个。你记得吗?

答:哪一个?

问:你昨天在直接作证中谈到一个抗议活动,人们互相打脸,对吗?你记得吗?

答:是的。

问:你记得你说有人被打了眼睛,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在直接问询的证词中说郭文贵说,“干得好”,对吗?

答:是的。

问:关于那次打架的,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没有参加这些抗议活动,对吗,因为你在澳大利亚,对吗?

答:是的。

问:你和你的丈夫和女儿在一起,对吗?

答:不是。我们在看直播。

问:好吧。但你在看那个抗议活动的直播,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关注了那个直播账号,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在观看抗议活动的直播,对吗?

答:是的。

问:因为你当时是那个抗议活动的一部分, 对吗?

答:我不是那个抗议活动的一部分。

问:但是你在观看它, 对吗?

答:是的。

问:通过观看它, 你支持它, 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你是抗议活动的一部分? 如果你不支持某事, 你不会看它, 对吗, 女士?

答:我看它是因为是联盟的直播。

问:但联盟并不知道你在澳大利亚的家里在做什么,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相关性。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没有人强迫你看这个直播, 对吗? 你在澳大利亚的家里?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问题形式。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是在哪里看的这个直播?

答:在澳大利亚。

问:澳大利亚哪里?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询问她住在哪里, 法官大人。

法官说:我们不需要具体的细节。

问:女士, 没有人在问地址, 只是问哪里。

答:在澳大利亚。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 这在澳大利亚的哪里有什么关系?

法官说:你是在家里吗?

证人:我不记得了。

问:好吧,但你记得看了抗议活动,对吗?

答:是的。

问:你看到了抗议活动中的暴力行为,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看到暴力之后仍然继续看更多的抗议活动,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所以即使抗议活动是暴力的,你仍然继续关注,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这些抗议活动发生在美国,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作为这些抗议活动的结果,你记得法治基金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吗?让我看看——你记得还是不记得?

答:你能再说一遍吗?法治基金怎么?

问: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吗?他们做了一些事情以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对吗?你记得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吧。让我给你看一些可能会刷新你记忆的东西。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上前吗?

法官说:可以。

施洛夫律师说:你能把它展示给她看吗,实际上。是DX 60511。

问:请你看看这个文件。

答:好的。

施洛夫律师说:如果我能——陪审团没有看到它,对吗?好。

问:如果你能看看顶部,第四和第五行。它从“如果你”这句话开始。

答:对不起。我听不见。哪一行?

问:他们会给你突出显示的,那里写着,“如果你”。这是第二段的第二行末尾,在右侧。

答:好的。

问:好吧。现在你认出这个文件了吗,文件顶部的标志?

答:我不记得了。

问:我没问你是否记得。我问你是否认出。你认出这个文件了吗,顶部的标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你能给她看一下文件底部吗?

好。在那之前。

答:是的。

问:好。你看到签名块了吗?

答:是的。

问:你认出这个文件了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我知道你不记得了。我的问题是:你认出它吗?

答:我认不出。

问:好。这份文件是否帮助你记起法治基金发出了一份备忘录,说“如果你进行示威——”

费根森律师说:她不能读不在证据中的文件,法官大人。

法官说:支持。

问:这是否让你想起了法治基金曾对抗议活动中的暴力事件采取过一些措施?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施洛夫律师说:那是——

法官说:我允许问这个问题。

问:这份文件,你眼前的这段话,是否让你回忆起,法治基金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确保抗议活动中不再有暴力行为?这是否刷新了你的记忆?

答:是的。

问:好的。所以有了暴力行为,然后法治基金说,你不能再这样做了,对吗?

答:是的。

问:按照你的说法,是郭文贵管理法治基金,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认为我们可以把文件放下了。她可能认为她被问到的是文件。

法官说:你用完这个文件了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很乐意把它拿下来。

问:按照你的说法,是郭文贵管理法治基金,对吗?

答:他告诉我们在法治基金的一些问题上该怎么做。

问:好吧。所以他告诉你要确保停止抗议活动中的暴力行为,对吗?

答:我不知道“管理”是什么意思。

问:对不起?

答:我不——我不确定“管理”法治基金是什么意思。你说的“管理”是什么意思?

问:你说他负责法治基金,对吗?

答:我没说过。

问:你说他任命你为董事,对吗?

答:是的。

问:你说每个人都只听郭文贵的话,对吗?

答:是的。

问:人们只做郭文贵告诉他们做的事情,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当郭文贵说停止暴力时,大家都停止了暴力,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

问:是还是不是?

答:这——这不是郭文贵说的。

问:所以这次不是郭文贵说的。

答:这是文件说的。

问:对不起?

答:文件说的。

问:但是这个文件是法治基金的,对吗?

答:是的。

问:根据你昨天的证词,他能够在法治基金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答:但我不知道这个文件。

问:好吧,我们继续。让我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你昨天作证的SEC的抗议活动上,好吗?记得吗?

答:是的。

问:那也是因为郭文贵,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

答:是的。

问:你说当时你相信SEC被中共渗透了,对吗?

答:是的,那是郭文贵说的。

问:对。你只因为郭文贵说了,你才相信,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你是否理解郭文贵自己也相信SEC被中共渗透了?

答: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问:你是否理解郭文贵自己相信SEC被中共渗透了?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听起来像是她在作证。

法官说:你是问她是否相信郭先生相信中共渗透了SEC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是问她的理解,是的,法官大人,正是如此。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相信。

问:好的。他在直播中说他实际上是中共的目标,对吗?

答:关于——我不确定你说的是什么事情。

问:他在直播中说他布罗伊迪的目标,对吗?

答:是的。

问:他在直播中说他布罗伊迪的目标,对吗?

答:是的。

问:他在直播中说他布罗伊迪的目标,对吗?

答:是的。

问:他还说这是因为像布罗伊迪和Higginbotham这样的人正在为中共工作,并试图通过美国来伤害他,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但你看了他说这些话的直播, 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George Higginbotham因为做这些事被判有罪, 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你不知道?

答:我不知道。

问:好吧。你知道他因充当中国代理人被判有罪吗?

答:那是郭文贵说的。

问:好吧。郭文贵说Higginbotham试图让特朗普把他送回中国, 对吗?

答:是的。

问:他说了, 你听到了, 你相信了, 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George Higginbotham是谁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知道布罗伊迪是谁吗?

答:我不知道。

问:好吧。你多次谈到这个叫做联盟的概念, 对吗?

答:是的。

问:联盟开会, 对吗?

答:是的。

问:这些会议在哪里开?

答:哪里?

问:是的。

答:在线上。

问:在线上。用什么方格式?我要会重新措辞这个问题。那可能对你来说是个困难的问题。会议是如何进行的,用WebEx, Zoom, 哪个?

答:WebEx。

问:用WebEx, 对吗?你在从澳大利亚参与这些会议, 对吗?

答:是的。

问:人们担心这些会议可能会被黑客攻击, 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吧。那么当你参加那些会议时, 你有没有露面, 还是用电影里的木兰头像?

答:是的, 没有露面。

问:所以你用了电影中的木兰头像, 对吗?

答:是的。

问:当大家在WebEx上参加会议时, 你的头像就是木兰的头像, 对吗?

答: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问:不, 郭文贵不是这样的, 对吗? 每个人——

答:除了郭文贵。

问:那长岛伟哥呢?

答:有时候。

问:有时候, 对吗? 不是每次都这样, 对吗?

答:是的。

问:有人会露脸, 对吗?

答:是的。

问: Sara Wei会露脸, 对吗?

答: 是的。

问: 好的,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用头像, 对吗? 我们继续。喜马拉雅联盟有开会, 对吗?

答: 是的。

问: 所有的领导都会参加会议, 如果他们能来的话, 对吗?

答: 是的。

问: 这些会议上, 会讨论联盟接下来的行动, 对吗?

答: 是的。

问: 人们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投票, 对吗?

答: 不会。

问: 没有投票?

答: 没有。

问: 那么如果有五个人想做某事, 而六个人不想做, 会发生什么?

答: 郭文贵决定。

问: 但是郭文贵并不是每次都在会议上。

答: 最终决定是郭文贵做的。

问: 所以——

答: 我们会向郭文贵汇报。

问: 对不起?

答: 我们会向郭文贵汇报。

问: 即使所有人都一致同意做某事, 你们还是会向郭文贵汇报; 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 抱歉, 你能重新说一遍吗?

问: 如果每个人都同意某事, 即便每个人都同意, 你还是会去找郭文贵; 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是的。

问:好吧。

答:最终决定由郭文贵批准。

问:好吧,我明白郭文贵批准。你一直在说这个。我的问题是:联盟内部有没有决策过程?

答:没有。

问:好吧。所以没有决策过程,郭文贵决定一切,但联盟领导会开长时间的会议,只是为了向郭文贵汇报信息?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她在作证。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所有的农场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些会议,对吗?

答:是的。

问:会议期间讨论了农场借款计划,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讨论了这个计划的内容,对吗?

答:对不起?

问:他们讨论了——农场负责人讨论了这个计划,对吗?

答:是的。

问:农场负责人讨论了多少次农场借款计划?

答:我不记得了。

问:五次?

答:我不记得了。

问:郭文贵并不是每次都在那些会议上,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吧。你记得有哪次会议上郭文贵在场吗?

答:是的。

问:好的。当郭文贵在场时——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所有的农场负责人和郭先生互相交谈,对吗?

答:是的。

问:你是这个小组的一部分,对吗?

答:是的。

问:有时候你希望他做某事,或者你希望小组做某事,而其他人说不,对吗?你希望为你的农场争取更多的钱,而其他人说不,对吗?

答:不,从没有。

问:不,从没有?没有人对你说不,对吗?

答:不,我从没有要求过——

问:你从没有提出过要求?

答:没有提出过要求。

法官说:你得让她回答。继续。

答:我从没有从我这儿提出过任何要求,没有,从我这儿没有。

问:作为农场负责人,你从来没有在联盟会议上提出过任何要求;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要求什么?

问:任何事情。你负责一个小组,你有追随者,对吗?

答:是的。

问:每个农场负责人都有追随者,对吗?

答:是的。

问:农场负责人在这些会议上代表他们发言,对吗?

答:是的。

问:那么你的证词是你从来没有为你的追随者发声?

答:不是。

问:不是,这不是你的证词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吧。让我们继续。我们来谈谈你昨天作证的铁血组,好吗?

答:好的。

问:在某个时候,铁血组大约有20人,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它扩展了,对吗?请你大声点,好吗?

答:是的。

问:好吧,这样陪审团才能听见你。

答:是的。

问:谢谢。

从2021年3月开始,你在那个组里,对吗?

答:2021年4月。

问:所以你记得不是3月,而是4月,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谢谢。

铁血组有开会,对吗?

答:是的。

问:在铁血组里,每个人都有一票,对吗?

答:不是。

问:所以是某人有多于一票,还是没有人有票?

答:没有票。

问:没有票。

答:我们只是做郭文贵告诉我们的事情。

问:你们只是做郭文贵告诉你们的事情,对吗?

答:是的。

问:虽然郭文贵会做他想做的事,

但每个人都会开这些很长的会,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

法官说:支持。

问:你们在铁血组里有长时间的会议,对吗?

答:是的。

问:人们会来参加,对吗?

答:是的。

问:人们在铁血组的会议上讨论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人们在会议上提出人事问题,对吗?

答:什么问题?

问:人事问题,人力资源问题。

答:是的。

问:事实上,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你在铁血组里与人相处不和的,对吗?

答:不是。

问:那么你被铁血组开除了一段时间,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他们让你回来了,对吗?他们给了你一个“冷静期”。

答:是的。

问:好吧。他们给了你一个“冷静期”,因为铁血组的其他人抱怨你,对吗?

答:不,错了。因为郭文贵在直播中说了些什么,我不同意。

问:所以郭文贵在直播中说了些什么,你不同意?

答:是的。

问:所以他把你踢出了铁血组,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不,我自己离开的。

问:对不起?

答:我自己离开的。

问:你从铁血组辞职了。你知道如何从一个他完全控制的组中辞职,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如何离开,对吗?

答:是的。

问:事实上,你确实离开了,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当你想离开时,你可以离开,对吗?

答:是的。

问:没有人强迫你回到铁血组,对吗?

答:不。

问:好吧。

答:不,对不起。他们——

问: 好吧。

答: 他们把我加回去了。

问: 他们把你加回去了? 你可以说不,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 法官大人, 证人说的是“加”而不是“问”。

法官说: 抱歉, 你说了什么? 你是说他们问吗?

证人: 把我加回组。他们加了我,

郭文贵把我加回组。

施洛夫律师问: 他们把你加回去了? 你可以说不, 对吗, 就像你第一次离开时说不一样? 你可以换电话号码, 对吗?

答: 是的。

问: 你可以离开, 不在你的iPhone上下载WhatsApp应用程序, 对吗?

答: 是的。

问: 你可以简单地滑动并删除手机上的WhatsApp, 对吗?

答: 是的。

问: 好吧。现在让我们谈谈你昨天作证的退款问题, 好吗? 你记得吗?

答: 是的。

问: 你作证说农场上的人们想要退款, 对吗?

在你的农场上, 有一个人想要G-Clubs的退款, 对吗?

答: 是的。

问: 你决定, 即使郭文贵说不, 你还是给他退款了, 对吗?

答: 是的。

问: 你认为这不一样, 因为他是你的追随者, 对吗?

答: 不是我的追随者, 因为他贡献很多。

问:据你所说,他贡献很多,对吗?

答:是的。

问:你想确保他没事,对吗?

答:是的。

问:即使郭文贵告诉你不行,你也想确保他没事,对吗?

答:是的。

问:你还是这么做了,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你能够做郭文贵告诉你不要做的事情,对吗?

答:这取决于情况。

问:取决于情况,对吗?现在让我们谈谈你获得的钱,好吗?你作证说在2021年7月,联盟每月支付你一万美元,对吗?

答:是的。不是联盟,是法治基金。

问:法治基金每月支付你一万美元,对吗?

答:是的。

问:法治基金支付你一万美元,因为你是铁血组的一部分,对吗?

答:是的。

问:当你不在铁血组时,你得到五千美元,对吗?

答:是的。

问:从八月或九月开始——你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日期——你也从联盟那里得到了报酬;对吗?

答:哪一次?什么时间?

问:2022年九月或八月。

答:是的。

问:你得到的是喜币,对吗?

答:是的。

问:每月1500个喜币,对吗?

答:是的。

问:其他农场负责人得到的比这少,对吗?

答:是的,农场负责人和铁血组是不一样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听不懂她说的话。抱歉。

答:铁血组是1000个喜币,农场负责人——

问:我听不懂——

答:铁血组是1000个,其他农场负责人得到500个喜币,农场CEO得到300个喜币。

问:你不是说铁血组得到那些喜币,而是说如果你是铁血组的一员,你会得到那些喜币,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所以总共,因为你是农场负责人,因为你在铁血组,以及其他你做的事情,你每月总共得到1500个喜币,对吗?

答:是的。

问:这是除了你还得到的一万美金,对吗?

答:不。

问:你不再从法治基金那里得到一万美金了?

答:是的,是的。这只是一年。

问:对。一年里你得到了,在那段时间你得到了两者,对吗?

答:不。只有喜币。

问：一年里，法治基金支付你，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然后喜币支付你，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根据你的证词，我只是想确保清楚，这两者没有重叠，对吗？

答：没有，没有重叠。

问：好吧。所以当你得到1500个喜币时，你会立即将其转换为喜美元，对吗？

答：不。

问：你没有将其转换为喜美元？

答：不。

问：你对这些喜币做了什么？

答：只是放在那里，因为那时喜马拉雅交易所不能工作。你无法兑换这些钱。

问：对不起，我听不见你。

答：那时喜马拉雅交易所不能工作；你无法从中兑换这些钱。

问：对。但那是某个时候。在那之前，你可以兑换，对吗？

答：不。在我们得到喜币之后。

问：对。

答：喜马拉雅交易所不能兑换这些钱。

问：对。然后在那之后，你可以兑换，对吗？

答：不。

问：你从来没有兑换过你的喜币，是这样吗？

答：不。

法官说：你得让我问完，女士。

答:直到现在,还是不能。

问:好吧。你不能兑换你的喜币,对吗?

答:是的。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反复问。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女士,我的问题是你是否能够转换,而不是兑换——

费根森律师说:同样的反对。

法官说:你可以用新的词汇,转换。继续。

问:如果你可以将你的喜币转换为喜美元,你可能这样做,对吗?

答:是的。

问:你确实这么做了,对吗?

答:我做了一些。

问:你做了一些,对吗?

答:是的。

问:你决定转换多少;这是你的决定,对吗?

答:是的。

问:你不需要就这个问题向郭文贵请示,对吗?

答:是的。

问:对吗?是的,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

答:郭文贵要求每个农场负责人和铁血组成员必须辞去他们的工作,全职为联盟工作。这就是我不得不辞去我的工作为联盟工作作为铁血组成员的原因。

施洛夫律师说:我申请删除。这没有问题。

但是感谢你提高了音量。

费根森律师说:实际上,这是对询问的回应,法官大人。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待问问题。

法官说:回答被删除。

施洛夫律师继续问:有一次你从喜马拉雅交易所取出3万美元,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然后你把这3万美元存入了你自己的银行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这样做没有问题,因为那是你自己的钱,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没有郭文贵同意的情况下做出了这个决定,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喜币本身是在2021年11月推出的,对吗?

答:是的。

问:该币的预售价格是每币10美分,对吗?

答:是的。

问:你能获得的币数量——如果我错了请纠正我,好吗——取决于你对运动的贡献,对吗?

答:还有你的投资和捐赠,所有一起算。

问:我还没说到那儿,女士。

一个因素是你为运动所做的工作,对吗?

答:是的。

问:第二个因素是你投资了多少钱,对吗?

答:是的。

问:第三个因素是你做了什么类型的工作和志愿服务, 对吗?

答:捐赠。

问:好吧, 还有捐赠, 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但一个志愿服务30小时的人会比志愿服务100小时的人得到的币少, 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好吧。你能以每币10美分的价格购买价值6000美元的喜币, 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农场本身也收到了喜币, 对吗?

答:没有。

问: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农场负责人没有收到喜币来分发给他们的农场人员?

答:没有。

问:所以你的证词是, 没有战友得到任何分发。

答:那是从法治基金得到的。

问:好吧。

答:农场从法治基金获得补助。

问:对。农场得到了补助, 然后他们将其分发给他们农场内的人员, 对吗?

答:是的。

问:这由农场负责人来决定, 比如你, 对吗?

答:对不起?

问:这由农场负责人来决定, 比如你, 对吗?

答:不。我们是由法治基金批准的。

问:我明白。但你决定如何分配,对吗?

答:不。

问:好吧。所以法治基金决定每个战友会得到什么,
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但在农场里,不是我决定的。我们农场有规定,不是我决定的。

问:但你是农场负责人,对吗?

答:不是我定,他们有一些特定的规则。

问:好吧。告诉我们这些规定。你和谁商量这些规定?

答:我的农场有组长。我们讨论所有的——所有的规定。

问:好吧。你挑选了组长,对吗?

答:是的。

问:因为你是领导。

答:是的。

问:对。所以你和你挑选的人讨论这些问题,对吗?

答:不是我挑选的。有些是自愿成为组长的。

问:对。但是你挑选了哪个志愿者。如果有十个志愿者,而你只能有五个,你挑选了那五个,
对吗?

答:不是我挑选的。我接受。

问:所以如果农场里的每个人都想成为你的副手,你会——接受每个人。

答:对不起?你能再说一遍吗?

问:当然。你是农场负责人?

答:是的。

问:你挑选谁成为你的组长助手,对吗?你可以选择。

答:不是我挑选的。

问:好吧。

答:如果有人愿意担任那个职位,你就接受。

问:对。但是如果有十个人想要一个职位;谁来选择?

答:从未发生过。

问:没有人自愿;从未有多于一个人自愿担任你组内的任何职位。

答:没有。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无效。

答:没有。

问:好吧。你昨天还作证谈到了G-Clubs和G Fashion,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说G-Clubs会员,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说这使你在G Fashion中享有折扣,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使用过那个折扣吗?

答:是的。

问:你喜欢G Fashion吗, 还是不喜欢?

答:以前喜欢, 现在不喜欢。

问:好吧, 我们明白了。但你以前喜欢它, 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你使用过它吗?

答:是的。

问:你觉得那是给你的一项福利吗?

答:是的。

问:好吧。李女士,有没有过某个时候你意识到G-Clubs会员有流程问题?

答:我不明白。你说的流程问题是什么意思?

问:有人抱怨说他们申请了G-Clubs,但仍在等待批准,对吗?

答:是的。

问:那主要是因为Crane的问题,对吗?你也作证提到了Crane,对吗?

答:我不知道原因。

问:我听不见你。

答:我不知道原因。

问:好吧。所以有些事情你确实不知道,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你在直接证词中还提到了一个叫A-I-A-I的东西,对吗?

答:是的。

问:A-I-A-I代表什么?

答:我不知道。这是郭文贵说的新平台的名字。

问:你不知道?

答:我不知道。

问:你只知道郭文贵说了这个,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你在直接证词中说——你看过关于A-I-A-I的直播吗?

答:是的,他在直播中说的。

问：不，不。我的问题是：有直播吗——我收回我的话。

你能重复一下你的回答吗？你说他在直播中说的，是这样吗？

答：是的，是的。

问：好吧。你翻译过那次直播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了。你有那次直播的副本吗，他谈到A-I-A-I？

答：你是说我现在有副本还是怎么？

问：当然。你有副本吗？你发送过——

答：不，不。

问：不，不，现在没有，但你有副本，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把副本给检察官了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记得翻译过它吗？

答：翻译哪一个？

问：关于A-I-A-I的任何内容。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甚至不知道是否有这个A-I-A-I的视频，对吗？

答：不，我看过直播。

问：你看过直播，对吗？

答：是的。

问：但他做的每一个直播都被保存了，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所以你有它,对吗?

答:我现在没有。我可以帮你找。

问:你在与检察官谈论A-I-A-I时找过它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他们问你是否有那次直播的副本,对吗,当你与他们准备时?

答:不。

问:他们没有问你关于A-I-A-I视频的事情。

答:不。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他们问你关于所有其他直播的事情,对吗?

答:不。

问:他们至少问过你关于八个直播的事情,因为你作证了,对吗?

答:是的。

问:对。他们没有问你是否有有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是A-I-A-I,对不对?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吧。你为这次证词做了准备,对吗?

答:是的。不。

问:那么,你和他们见面13次是为了什么?

答:我告诉他们真相,把所有东西都给他们。

问:13次?

答:是的。我不——不确定。我——我不知道。

问:所以你和他们见了这么多次面只是为了确保你在讲真话,没有别的,对吗?

答:是的。

问:你关于今天要谈的事情都讲了真话,对吗?完全一样的事情。

答:不,不,不。

问:不?

答:不。

问:好吧。那么,除了郭文贵之外,你还准备了什么其他事情?

答:对不起?你能再说一遍吗?

问:除了关于郭文贵的证词外,你还准备了什么其他事情?

我换一种方式问。

答:我没有准备任何东西。

问:你没有准备。我没问你是否准备了文件,女士。那不是我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你确实给检察官发送了很多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给他们发送了很多电子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给他们发送了很多很多视频的链接,对吗?

答:是的。

问:你给费根森律师发过邮件,对吗,这位先生,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你发了很多链接给他们,但没有发关于A-I-A-I视频的链接,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的。

答:视频太多了。

问:视频太多了,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我继续。顺便问一下,他们给你看过A-I-A-I的视频吗?

答:我不记得了。

施洛夫律师说:好吧,请调出政府证据VI114。

问:这份文件,你看过这份文件,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给陪审团看的文件吗?

我们可以只给她看第二页吗。第三页。第四页。

问:你认得这份文件吗,女士?

你不认得它?

答:我认得这份A15合同。

问:你读过它,对吗?

答:不是全部。

问:但你读过一部分。

答:只是第一页。

问:你只读了第一页。

答:是的。

问:好吧。最后一页呢?

答:没有。

问:好的。Ampleforth Capital是什么?

答:支持者把钱寄到这家公司。

问:那是什么公司?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

答:我不知道。

问:好吧。你从你的农场收钱——

答:不。他们可以直接寄过去。

问:他们可以直接寄过去,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与此无关, 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你能够作证是因为你和费根森律师一起看过这份文件, 对吗? 你可以把它——

答:你能再说一遍吗?

问:当然。费根森律师在你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时给你看过这份文件, 对吗?

答:我给他看的。

问:对。然后你们一起看了它, 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们看了它, 对吗?

答:不是逐页看的。

问:逐页, 还是每隔一页, 你们一起看过它, 对吗?

答:只是第一页。

问:只是第一页。即使和费根森律师在一起, 你也只看了第一页。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了?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知道检察官是否选择了给你看哪些页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如果可以的话,请给她看第二页。

问:你从未看过第二页,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施洛夫律师说:好吧。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

问:现在你记得在直接证词中你被展示过寄到阿布扎比的钱的文件,对吗?你记得吗?

算了,我稍后再回来谈这个话题。

让我给你看看作为证据的政府证据VI190-T。这是视频的文字记录。

施洛夫律师说:190, 1-9-0。

问:你记得作证时看过这份文件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吧。如果可以的话,请把第一页的顶部部分放大。

问:好的。在左上角,你看到它写着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吗?

答:是的。

问:那是费根森律师的办公室,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好吧。你不知道他是否在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认为他是谁?你对费根森律师的理解是什么?

答:检察官。

问:好吧。所以你知道他是这个案件的检察官,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他给你看过这份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他指给你看关于奖励机制的问题,对吗?你看到那句话了吗?

答:是的。

问:好的。然后在下面,它解释了什么是奖励,对吗?

答:是的。

问:它说,“对于任何带来——”应该是“带来”的,但写的是“带来新的战友,将会有奖励。”对吗?

答:是的。

问:奖励是3.5%、5.5%和7.5%。对吗?

答:是的。

问:这就像推荐朋友,得到奖励,对吗?

答:是的。

问:很多公司都会这样做,对吗?如果你推荐朋友,你会得到折扣,对吗?

答:但这实际上没有发生。

问:我没有问你那个问题,但如果你想自愿回答也可以。

但我的问题是:这个奖励计划和其他任何奖励计划没有什么不同,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熟悉奖励计划吗?

答:不熟悉。

问:在澳大利亚没有奖励计划。

问:政府律师:问过了,已回答。

答:我不知道。

法官说:支持。

施洛夫律师说:可以把它拿下。

问:现在让我给你看标记为政府证据VI101的文件。

李女士,在直接证词中,你被——

施洛夫律师说:没关系。可以把它拿下。我稍后再回来。

问:李女士,在直接证词中你被问到一个叫马瓦的地方,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你作证的内容是——

施洛夫律师说:实际上,让我看看能不能给你找出那份文件。是GX 29, VI29。

问:你记得被展示这份文件并作证,对吗?

答:是的。

问:我还没给你看文件。等一下。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似乎遇到了一些系统问题。我很抱歉。

陪审员没有文件,法官大人。

法官说:陪审员的屏幕上没有吗?现在有了吗?

陪审员:没有。

法官说:那么你能换个问题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稍后再回来。

问:我将尝试在没有文件的情况下问你一些问题。

陪审员:现在有了。

施洛夫律师说:哦,现在有了?好吧。看这个文件。

问:你作证时看过这份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它写着“亲爱的Anron”,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时说Anron是阿伦·米切尔,对吗?

答:是的。

问:阿伦·米切尔是谁?你可以提高声音吗。

答:好的。郭文贵的律师。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文件——它没有回到屏幕上?又没了?好的。我没有文件继续下去可以吗,法官?

法官说:你可以试试这样做。继续吧。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

问:你记得作证时看过这份文件,对吧?

施洛夫律师说:能有人给她一份纸质文件吗。

法官说:有问题吗?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

问:阿伦·米切尔也是G-Clubs的律师,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所以你只知道他是郭文贵的律师,但不知道他是否是G-Clubs的律师。

答:是的。

问:好吧。你见过阿伦·米切尔吗?

答:没有。

问:你参加过和阿伦·米切尔的会议吗?

答:没有。

问:好吧。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是郭文贵的律师?

答:他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问:所以他打过一次电话,从那——

答:他还给我翻译任务。

问:好的。他给了你包括G-Clubs在内的翻译任务,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了。

答:不记得。

问:好吧。所以我们就这份文件,因为你记得这份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这份文件是GX VI29,对吗?

答:对不起?什么号码?

问:没关系。底部的29。你看到了吗?

答:是的。

问:好的。文件提到了一处房产,对吗?它说“关于今天的房产”,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它提到“我们可以在那里接待家人居住”,逗号,对吗?

答:是的。

问:“或者有时我们也可以将其改造以接待我们的俱乐部成员”,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根据你的说法,当郭文贵在这份文件中提到家人时,他只指自己的家庭,对吗?

答:是的。

问:而不是你作证时提到的运动的大家庭, 对吗?

答:是的。

问:因为你在直接证词中作证说他叫你木兰妹妹是因为他想让你感到自己是家庭的一部分, 对吗?

答:是的。

问:你说这是他控制你的方式, 对吗?

答:是的。

问:这是你的证词, 对吗?

答:是的。

问:但这次他说家庭时, 在你看来, 他把你排除在外, 对吗?

答:是的, 那是他自己的家庭。

问:好的。对。这是你认为他指的是他自己的家庭, 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即使他说“我们家人”, 对吗?

答:是的。

问:他没有说“我可以接待我的家人”, 对吗? 你看到那句话, “我们可以接待我们家人”, 他没有说“我的家人”, 对吗? “我们家人”。

答:那仍然是他的家人。

问:那是根据你的说法, 对吧? 但这个词是“我们”。

答:是的。

问:好的。那么我们继续下一行, 对吗?

然后他说, “我要重申本要约的以下关键点”, 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然后如果你——它说,“请联系余建明”,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余建明是谁?

答:余建明。

问:余建明负责什么?

答:我不知道。

问:好的。那么 we 看下一页。

他说这房子有一百多年,对吗?

我们可以看下一页。

你看到第5条了吗?

答:是的。

问:它谈到装修项目“需经我们的预算批准”,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它没有说“我的预算批准”,对吗?

我继续。

施洛夫律师说: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对不起。太远了。好的。

问:你看到这里,它谈到获得政府的许可,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然后他谈到协调政府的许可很重要,对吗?在第b段下,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继续往下看。

问:现在他在抱怨老房子的灯具,对吗?

答:是的。

问:他说它们太旧了,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这必须假设有人做了房屋检查,对吗,因为他特别提到了灯具?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好的。然后在第d段——看第d段。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

第6段。等一下。好了,好吗?

问:它说,“最后也是最严重的是,他和代理必须签字,确保他们必须始终对这笔交易保持法律承诺,绝不向任何第二或第三方披露任何信息”,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并且绝对保密,包括即使在法庭作证时也不能披露任何关于这笔交易的信息。”

对吗?

答:是的。

问:你理解他在这里谈论的内容吗?

答:我不明白。

问:好的。然后他说,“因为这房子有很长的历史”,对吗?

答:是的。

问:他在谈论保持关系的完整性,对吗?

答:是的。

问:因为有对建筑本身历史的承诺,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然后你继续往下看,对吗?然后——他谈到了这个价格,然后说,“非常感谢”,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文件的结尾吗?谢谢。

问:你为郭文贵翻译了这份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收到的不是郭文贵语音信息,而是实际的文件,对吗?

答:不,是他的语音信息。

问:好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份文件的中文版本,对吗?

答:是的。

问:你的证词是你创建了这份文件的中文版本?

答:对不起?

施洛夫律师说:能有人给她看看吗?

谢谢你,洛夫特斯女士。我很感激。

对不起,中文版本。

问:好的。这份文件是谁创建的?

答:我。

问:所以你根据他所说的内容创建了这份中文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然后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对吗?

答:是的。

问:你把英文版本发送给谁?

答:郭文贵。

问:所以你把英文版本发回给郭文贵,而不是阿伦·米切尔,即使它是写给阿伦·米切尔的。

答:是的,我发回给郭文贵。

问:当你把它发回给郭文贵时,你作证说你不知道他在谈论哪处房产,对吗?

答:那时是的。

问:对。你不知道他在谈论哪处房产,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那时你知道郭文贵正在全球各地寻找房产,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

答:我不知道。

问:好的。那么你不知道他是否在其他地方寻找房产,对吗?

答:不知道。

问:好的。你不知道他是否在寻找房产——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了。

法官说:我们还没有听到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没关系,法官大人。

问:你作证说就你而言,你是他内圈的一部分,对吗?

答:我不知道。你说的内圈是什么意思?

问:嗯,你说过郭文贵告诉你的所有事情都是秘密,对吗?

答:是的。

问:他告诉你的任何事情都是秘密,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如果他想告诉你这个房子,他会毫无问题地告诉你,对吗?他会和你分享这个秘密,对吗?根据你的说法?

答:他只是让我翻译这个。

问:对。他只让你翻译它,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从未和你讨论过这份文件,对吗?

答:没有。

问:他从未和你谈论过这个房产,对吗?

答:没有。

问:他没有告诉你是否这是一个秘密基地,对吗?他什么都没有告诉你?

答:对,没有。

问:所以你昨天作证的一切都只是关于这份文件上的内容,对吗?

答:是的。

问:当然你在费根森律师的办公室里审阅了这份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多少次?

答:我不记得了。

问:费根森律师问你这个短语“招待俱乐部会员”时,你们讨论过这个短语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们讨论过“家族基金”这个短语吗?

答:是的。

问:好的。所以你记得和他讨论过这个,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们讨论过需要为这个地方获取许可证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的。所以费根森律师关注这份文件中的“家族基金”部分,对吗?

答:我不知道。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有一秒钟的时间吗?

法官说:可以。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对不起,法官大人。我们非常感谢洛夫特斯女士的帮助。我能否与她合作片刻?

101。对不起。VI。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提问:

问:你记得昨天作证提到的这封电子邮件吗,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是这封电子邮件链上的一个人,对吗?

答:是的。

问:这些邮件往来是来自一个名叫亚历克斯·利普曼的人,对吗?

答:是的。

问:你能告诉我们,亚历克斯·利普曼是谁吗?

答:是王雁平的律师。

问:好的。你怎么知道他是王雁平的律师?

答:长岛哥告诉我的。

问:谁?

答:长岛哥告诉我的。

问:好的。他也被称为长岛伟哥, 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无法调出辩方证据, 但没关系。我继续。

问:邮件链上的第二个人, 对吗?

答:是的。

问:它写着收件人, 对吗?

施洛夫律师说:如果可以放大电子邮件地址——不, 顶部部分, 请。

问:好的。电子邮件是发给Sari B. Placona的, 对吗?

答:是的。

问:据你所知, 那也是一个律师, 对吗?

答:是的。

问:还有Anthony Sodono, 对吗?

答:是的。

问:也是律师, 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好吧, 我们往下翻, 看看律师事务所的名字。

施洛夫律师说:就在这里, 在Sari B. Placona的下方, 如果我们可以放大。

问:对吗? 它在MSBNJ.com。对吗?

答:是的。

问:MSB是McManimon, Scotland & Baumann.com, 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好吧, 看这里。MSB。MSB。

答:我不知道那代表什么。

问:好的。让我们回到电子邮件地址。

所以你有Jeremy Temkin, 对吗?从阅读上看, 这个很明显, maglaw, 律师事务所, 对吗, .com?

答:是的。

问:好的。还有Raymond Moss, 对吗?

答:是的。

问:maglaw.com, 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从这两个地址, 你可以得出这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结论,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 我们反对相关性以及法院的先前裁决。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施洛夫律师说:我继续。

问:下一个是PriyaChaudhryLaw.com, 对吗?

答:是的。

问:下一个电子邮件地址是virtlawus.com, 对吗?

答:是的。

问:下一个是weddlelaw.com, 对吗?

答:是的。

问:最后一个也是weddlelaw.com, 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 利普曼律师向你和其他几位律师发送了一封附带文件的电子邮件,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 我们可以在边栏讨论一下吗?

法官说:可以。

(边栏会议讨论, 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费根森律师说:关于相关性的反对意见是, 被告没有提出律师建议的辩护, 如你所知。他本应通知这一点。他没有提出这种辩护, 意味着律师的存在在本案中没有相关性, 而他们似乎正试图通过这一系列问题引出这一论点。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 我认为法官大人应该指示陪审团, 被告没有也不能提出律师建议的辩护, 明确律师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被告的行为是因为有律师在场。我们在审前文件中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 法官大人。

法官说:提到这些律师的原因是什么?

卡马拉珠律师说:只是表明这并没有隐藏什么, 法官大人。

施洛夫律师说:这没有隐藏什么。如果《华尔街日报》——

费根森律师说:在电子邮件链中, 律师的存在有什么关系?

施洛夫律师说:在你打断我之前, 我正要说, 如果电子邮件是发给《华尔街日报》的, 我也会提出来。

费根森律师说:这没有意义。

法官说:提到这些律师的目的是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在说这封电子邮件是公开发送的。就像他们逐一提到每个文件、每一行一样。我们没有提出律师建议的辩护。我们的客户甚至没有参与这封电子邮件。

费根森律师说:我知道他们没有, 但他们误导陪审团认为因为有律师参与, 所以这里有某种正当性。

施洛夫律师说:但是——

费根森律师说:对不起, 施洛夫律师。对不起, 施洛夫律师。如果他们想问一些问题, 比如你是这封电子邮件链中的八个人之一, 那很好, 但逐一提到, “这是律师, 那是律师”, 这明显违反了法庭关于律师在场和允许引出这种内容的裁定。法庭应该指示陪审团, 没有律师建议的辩护, 他们不能提出律师建议的辩护。

卡马拉珠律师说:据我理解, 根据法庭的裁定, 我们可以指出律师的存在, 但我们不能辩称律师做了什么, 或强调郭先生与律师的关系, 但我不认为我们被禁止提及律师。

法官说:我想回顾一下我的裁定, 以刷新我的记忆, 我们将在回来后讨论。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 法官大人。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

(回到公开法庭)

法官说:陪审团成员, 现在是11:29。我将休庭。记住不要与他人讨论此案, 也不要允许他人在你们面前讨论。不要观看、收听或阅读与此案有关的任何内容。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李女士, 你可以下去了。你可以出去。记住不要讨论你的证词。

(证人不在场)

法官说:我们将在中午返回。

(午餐休会)

下午庭审

下午12:01

(陪审团不在场)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证人在证人席上。

法官说:女士,可不可以请你先出去一下。通常法庭是证人在右边,所以我不习惯看向这个方向,请你先离场。

关于5月14日最后的审前会议上我们边栏讨论的问题,我在这里说说做出的书面决定。我说过收到了政府昨天提交的一封信函,要求禁止郭先生以律师当时在场作为辩护。郭先生已表示不打算正式启动善意使用律师建议辩护,但保留提交证词的权利证明他知悉某些交易中有法律顾问的参与。

我同意政府的意见,这些证据可能与本案并没有多少关联,但是会有混淆陪审团的风险。如果郭先生提出善意使用律师建议进行辩护,那就需要披露与律师的沟通信息,以确定他是否全面诚实地给出所有事实,是否遵循了律师的建议。见美国诉 Scully案, 877 F.3d 464, 476, 第二巡回法院, 2017年。

既然选择不启动善意使用律师建议辩护,郭先生现在就不能把律师当时在场即当作矛又当作盾来使用。因此我将遵循Katherine Forrest法官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诉 Toure案中采用的方法,“不会完全禁止”辩方提及‘律师’或‘法律顾问’等词汇,但不能刻意放大检视律师在场或律师参与来进行特别的强调。”见950 F.Supp 2d, 666, 684到85页,及685页(南纽约州地区法院, 2013年)。

那些仅仅表明律师出席或安排了会议的证据,法庭将予以禁止,因为与本案无关。如果郭先生提到律师在场或有律师参与,法院将对陪审团作出指示,限制对此类信息

的使用。可是我认为施洛夫律师你正是这么做的，在强调律师当时在场。律师不在场与本案无关，我将对陪审团发出限制性指示。

这是我打算对陪审团说的话：律师出现在邮件往来中这一事实不能证明其中任何个人行为的合法性。你们有意见或问题吗？

费根森律师说：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儿时间。

(律师商议)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首先是我误读了法庭命令，所以我道歉。误读显然是因为过度解读成要求开会及会议安排，是我的错。那是我的错误，我就想明确这一点。但是法官大人，你能不能把那段话再念一遍。

法官说：律师出现在邮件往来中这一事实不能证明其中任何个人行为的合法性。

施洛夫律师说：辩方没有异议。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也没有，法官大人。

法官说：那么请让陪审员进来。

书记员说：陪审团入场。

(陪审团在场)

法官说：请就座。请把证人带上来。

各位陪审员，我要向你们指出一点，律师出现在邮件往来中这一事实不能证明其中任何个人行为的合法性。

李女士，请记住你仍受所作宣誓之约束。可以继续你的询问了。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由施洛夫律师提问：

问：让我们回到GXVI-110。李女士，你记得为这个文件作过证，对吗？

答：是的。

问:再说一次,你要是能大声一点,那就太好了。你能看出来这是一份文件,是Club ME有限公司和HAA之间的,对吗?

答:我不同意。

问:文件标题是G|Club ME有限公司与HAA集团有限公司之贷款协议。你是不同意这个标题吗?

答:是的。

问:那不是你在直接询问时做过证的文件吗?

答:是的,但那不是一个真正的贷款协议。

问:我的问题是,这是你之前的那个文件吗?

答:是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为这个文件作证了,对吗?

答:是的。

问:李女士,你今天坐在这里,说说你是否知道郭先生在阿布扎比的机构投资者是谁?

答:余建明

问:除了余建明,你知道的机构投资者还有谁?

答:汉密尔顿农场。

问:好吧,那仍然是余建明,别的还有谁?

答:我不知道。

问:你只知道余建明,这么说还算公平吧?

答:是的。

问:你不清楚郭先生是否为喜联储在阿布扎比申请了管理咨询执照,是吗?

答:一切按郭文贵指示办。

问:哪些要按郭文贵指示办?

答:喜联储和你所说的阿布扎比的执照。

问:所以你知道他在9月2日申请了执照,是吗?

答:他派支持者去申请了。

问:你能让我把问题问完,可以吗?

答:可以。

问:我的问题是,你是否知晓郭先生在2022年9月2日申请了喜联储的管理咨询执照?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法官说:同意。

问:执照被批准了,对吗?

答:不知道。

问:你是否知道喜联储在同一时间与银行和阿联酋的金融机构在进行谈判?

答:不知道。

问:你是否知道在2022年9月他们要把喜交易所迁往阿联酋?

答:我知道要搬迁,但不知道确切日期。

问:你知道要搬迁,对吗?

答:是的。

问:但你不知道是不是2022年9月搬?

答:是的,不知道。

问:所以你不知道是不是2022年9月2日,是吗?

答:我不知道。

问:我可以请她看一下GXVI-110吗?对不起,第2页和最后一页。你看到下面的签名了吗,对吗?

答:是的。

问:你被指定为贷款人,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你完全没有阅读这个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检察官就这个文件问了你问题,你也作答了,对吗?

答:是的。

问:按照这个文件,没有要求任何人购买新卡,对吗?

答:是的。

问:你同意我说的,对吧,在阿布扎比开公司并不违法?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她不能对法律问题作证。

法官说:反对有效,她不是来对法律作证的。

问:你认为在阿布扎比有公司存在吗?

答:对不起。

问:你认为在阿布扎比有公司存在吗?

答:是的。

问:人们与阿布扎比的公司做生意,对吗?

答:是的。

问:好,那你知道郭文贵与阿布扎比做生意,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七年来都如此,对吧,因为你说过你为他工作了7年,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你得让她一个一个回答,之后再提下一个问题。

法官说:对。让她回答。

答:我不知道。

问:好的。现在说说费根森律师在这里问你的问题,是关于这个文件中提到的欧元,对吗?

我们可以给她看一下提到欧元的地方。你看那里,看到那个贷款金额了吗?

答:是的。

问:他详细询问了这一行,对吗?

答:是的。

问:记得你昨天对这一行作过证吗?

答:是的。

问:如果你用麦克风,就帮了我大忙了,你思考的时候我就不会说话了。

答:好的。

问:谢谢。所以你作证说你认为生意是用欧元进行的,因为欧元不像美元,欧元是无法被追踪的,对吗?那是你的证词,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李女士,你的理解是可以被追踪的货币只有是美元,是吗?

答:对不起。

问:你的理解是唯一可以被追踪的货币只有美元,是吗?

答:不知道。

问:好吧。有人从一个银行向另一个银行汇欧元,仍然会产生一个电子交易记录,对吗?

答:是的。

问:你可以跟踪那笔交易,对吗?

答:不知道。

问:那么,用欧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问:——因为那是进行生意往来的货币,对吗?

法官说:反对有效。这类假设性问题不应该问她。

问:李女士,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你签署了文件,引用你的话“联盟要求我签字,所以我和他们签了”,对吗?

答:是的。

问:你——

答:联盟还要我汇欧元,但我不能汇。我还是汇了美元,但合同是欧元,与我汇款的金额不一致。我汇的是美元。

问:李女士,我没有问你这个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请求删除。

法官说:回答删除。

问:你是否在直接询问中说过,当联盟要求我签字时,我就得与他们签。这是你说的,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又说签贷款协议是因为老班长要求你签,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这有轻微的误述。这不是贷款协议。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不,文康。是文康要求我签署这个文件。文康负责联盟的财务。

问:长先生的角色是什么?

答:谁?

问:老班长?

答:他发文件过来,要求我在这行签字,注销这笔贷款。

问:所以他要求你注销贷款,对吗?

答:是的。

问:顺便问一下,你注销了这笔贷款吗?

答:是的。

问:你这么做是因为你想注销贷款,还是因为联盟——

答:因为联盟要求我签字。

问:所以在你心里他就是联盟,对吗?

答:是的。

问:他曾经是新西兰农场的负责人,对吗?

答:是的。

问:他实际上是你的好朋友,对吗?

答:不是。

问:他在发给你这份文件时不是你的好朋友,是吗?

答:不是,我们都只是支持者。

问:对不起?

答:我们只是支持者。

问:是,他是支持者,对吗?

答:是的。

问:你对支持者会厚此薄彼,是吗?

答:不是。

问:你对所有支持者都是一视同仁吗?

答:不是。

问:对不起。

答:不是。

问:但你在直接询问中也作证说,你认为这些支持者都是一家人,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你对他很友好,是吗?

答:我和每个人都友好。

问:每个人都一样友好吗?

答:是的。

问:即没有比较要好的朋友,也没有不怎么交好的朋友,是吗?

答:没有。

问:你和他都在铁血组,对吗?

答:是的。

问:你的其中一个公司就是卖给了他,对吗?

答:对不起。

问:你的其中一个公司就是卖给了他,对吗?

答: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问:你有没有把一个公司转给他?

答:基金公司,是的。

问:哪个基金公司?

答:Archwood基金。

问:那是谁的基金?

答:对不起。

问:Archwood是谁的基金?

答:是在郭文贵的指示下设立的。

问:我没问你这个。

施洛夫律师说:请求删除。

法官说:同意。

问:我的问题是,李女士,那是谁的基金?

答:联盟的基金。

问:那是联盟的基金。这个基金收管理费吗?

答:不知道。

问:你拿了管理费,因为这是你的基金,对吗?

答:不,这是联盟的基金。

问:在Archwood的公司文件上有你的名字,对吗?

答:是的。

问:有你的签名,对吗?

答:是的。

问:你是最终受益人,对吗?

答:不是。

问:真的?

答:是的。

问:在公司注册证书上还有谁的签名?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了。文件上有没有联盟的字样?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管理Archwood基金有多长时间?

答:我不记得了。

问:一年?

答:我不记得了。

问:两年?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拿了多少管理费?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拿了管理费吗?

答:我不记得了。我没拿——

问:女士,目前没有要问的了。你作证说那边的郭先生让你删除和更换电话号码,对吗?

答:删除信息更换电话号码,是的。

问:他让你删除手机上的信息,对吗?这是你的证词吧?

答:是的。

问:他还让你更换电话号码,对吗?

答:是的。

问:他几乎让每个人都这么做,对吗?

答:对不起。

问:他几乎让每个人都这么做,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他会在Whatsapp群组中发这消息,对吗?

答:什么消息?

问:他手机被黑了,每个人都要换号码?

答:我不知道。

问:他向你解释过为什么他的手机被黑,对吗?

答:是的。

问:他是怎么向你解释的?

答:中国共产党黑客了他的手机。

问:然后他会更换号码, 对吗?

答:是的。

问:有时候你换号码, 有时候你没有换, 对吗?

答:什么意思?

问:当郭先生让你更换号码时, 你每次都换了吗?

答:是的, 我换了新号码。

问:你换了新号码, 对吗?

答:是的。

问:你有一部手机是给郭先生用的, 另一部是给其他人用的, 对吗?

答:不是。

问:所以你只是更换了一直在使用的电话号码,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说他让你删除信息, 你就删除了, 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作证说, 但你保留了一些与郭文贵直接交流的信息, 对吗?

答:我保留了所有与郭文贵直接交流的信息。

问:所以尽管他让你删除所有信息, 你仍然保留了与郭文贵直接交流的信息,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保留了所有这些直接交流的信息, 但删除了其他所有信息, 这是你的证词, 对吗?

答:不是, 我没有删除其他所有信息, 只是群组信息。

问:群组信息。那么如果你在群组中, 你是保留还是删除这些信息?

答:我保留了直接交流的信息。

问:你记得昨天作证说你删除了大多数信息,只保留了一些与郭文贵直接交流的信息吗?

答:是的。

问:昨天是那么说的。今天你说你保留了他的所有直接交流的信息,哪个是正确的?

答:两者都对。昨天我说的大部分信息,意思是包括了群组信息,但我保留了他的直接信息。这是我的意思。

问:但是你说过,我引用原话“我保留了一些与郭文贵直接交流的息”。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问过答过了。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做个记录,这是昨天的证词第1502页。

法官说:我没听清。

施洛夫律师说:做个记录,这是昨天的证词第1502页。

问:你在Whatsapp群组里,对吗?

答:是的。

问:你熟悉Whatsapp应用程序,对吗?你使用这个应用程序,对吗?

答:是的。

问:你需要从苹果商店下载才能用,对吗?

答:是的。

问:你可以设置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你可以选择照片,对吗?

答:是的。

问:你可以使用删除功能删掉信息,对吗?

答:不知道。没用过。

问:你不用Whatsapp, 还是不用这个功能?

答:我不用这个功能。

问:但这个功能是存在的,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过郭先生被捕的情况, 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作证说阅读了起诉书, 对吗?

答:对不起。

问:你作证说, 你阅读了针对郭先生的起诉书, 对吧?

答:我读过还是没读过? 你是什么意思?

问:你告诉我你读没读过?

答:什么时候?

问:起诉书。

答:我什么时候读的起诉书?

问:我在问你。你读过吗?

答:你的问题是什么?

问:你读过针对郭文贵的起诉书吗?

答:是的。

问:你记得起诉书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吗?

答:3月15日。

问:哪一年?

答:2023年。

问:在2023年3月15日之后, 你仍然是农场的负责人,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仍然在铁血组, 对吗?

答:是的。

问:你继续为联盟工作, 对吗

答:是的。

问:在那段时间里, 你从未向任何当局报告过可能的欺诈行为,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关于那段时间的表述有问题。

法官说:你指的是哪段时间?

问:在2023年的3月, 你并没有向任何当局举报告说有欺诈行为, 对吗?

答:对不起, 哪一天?

问:在2023年3月, 在针对郭先生的起诉书之后, 你没有向任何当局报告郭先生欺诈, 对吗?

答:是的。

问:好, 3月没去举报、4月、5月、6月、7月都没有, 对吗?

答:是的。

问:8月也没有, 对吗?

答:是的。

问:你第一次去当局是什么时候?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甚至不记得, 对吗?

答:大约在8月、9月、10月。

问:是2023年8月或者9月, 对吗?

答:是的。

问:对不起。

答:是的。

问:在3月15日到8月之间,你继续建立实体,对吗?

答:没有。

问:真的吗。你在那段时间里从3月15日之后没有建立任何实体吗?

答:没有。

问:那G Fashion呢?

答:G Fashion?

问:是的。

答:没有。

问:你继续管理你的Archwood基金吗?你在继续管理,对吗?

答:不,我们有经理。

问:你的基金有经理?

答:是的。

问:经理的名字是什么?

答:Richard。

问:他继续为你管理基金,对吗?

答:是的,不是为我,是为联盟。

问:好吧,那基金是在你的名下,没错吧?

答:是的。

问:顺便问一下, Richard住在哪里?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

施洛夫律师说:这能体现他们的关系。

费根森律师说:那能不能大方向上说一下他住在哪里。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一个概括性的问题。

法官说:可以,就大概地说一说

问:他住在哪个国家?

答:澳大利亚。

问:你手机里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答:对不起。

问:你手机里有他的电话号码,对吗?

答:是的。

问:联盟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答:联盟当然有。他是其中一员。

问:联盟没有他作为你基金经理人的电话号码,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这个问题已经问过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谁从Archwood基金中拿到管理费了?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那HAA基金呢?

答:你是什么意思,关于什么?

问:那HAA基金呢?

答:关于HAA基金的什么?

问:我正要问这个,在2023年3月15日到8月之间你去向当局报告的同时,还在继续管理HAA基金,对吗?

答:代表联盟。

问:这点你已经说过了。我的问题是,你是否还在继续管理基金?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她不能与证人争论。她可以问问题。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还在管理基金吗?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还在继续支付开销,对吗——我指的仍然是3月15日到8月之间的那段时间。你支付了开销,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这种问法。

法官说:具体是与什么相关?

问:HAA?

答:我不记得了。

问:那么Archwood的开销呢?

答:是的。

问:你支付了开销,对吗?

答:是的。

问:你支付了员工的薪水,对吗?

答:没有。

问:在你管理这两个实体时,你不认为它们是欺诈性的,对吗?我仍然只说3月15日到8月期间。

答:是的。

问:你继续支付IT工程师的费用,对吗?

答:不,我停了。

问:即使他们仍在工作,你也停止支付他们工资,你停止支付他们了吗?

答:是的,我在2023年初停了。

问:2023年初?

答:是的。

问:你继续在法治基金会的董事会上投票,对吗?

答:不。

问:你什么时候停止在法治基金会的董事会工作的?

答:2023年7月。

问:那么你在三月、对吧,四月、五月、六月、七月继续支付了吗?

答:但在这段时间里没有投票。

问:女士,我没有问你是否投票。我问的是你是否仍然是法治基金董事会的成员?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如果她在给出响应性的答案,施洛夫女士不应该与她争论。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会重新提问。我认为费根森先生的观点有些夸大了。

法官说:有问题吗?

问:我相信我刚才问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她是否一直是法治基金董事会的成员直到2023年7月?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答:是的。

问:从2023年3月15日到8月,你继续管理喜币的投资,对吗?

答:你所说的管理喜币是什么意思?

问:你是在管理一项用于购买银行的投资来支持这个运动,对吗?

答:你是说D2银行项目吗?

问:对。

答:它停止了。

问:我明白。我的问题是,它从3月15日一直持续到8月,对吗?

答:不,它结束了。

问:哪一年?

答:2022年。

问:2022年?

答:2022年4月。

问:2022年4月?

答:是的,我们已经把所有D2银行的钱都送到Hamilton农场。之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问:我的问题不是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我的问题是,你没有采取任何步骤退出这些交易,对吗?

答:你说的退出这些交易是什么意思?

问:我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你记得作证关于H-C-H-K的事情吗?

答:是的。

问:你在起诉书中读到H-C-H-K,对吗?

答:是的。

问:当你在起诉书中读到H-C-H-K时,你就开始担心了,对吗?

答:担心什么?

问:是那时你开始担心、担忧、害怕的吗?

答:担心,不是害怕。

问:你担心是因为你是H-C-H-K的董事, 对吗?

答:不, 因为我以为法治基金会是一个慈善机构, 但现在出来的是一个公司。这完全不同。

问:你是董事, 对吗?

答:是的, 我被郭文贵误导了。

问:我明白。你被郭文贵误导了。女士, 我的问题是, 你担心是因为你的名字在文件上, 对吗?

答:不是我的名字, 只是公司的名字。

问:哪个公司?

答:H-C-H-K-B-V-I。

问:与H-C-H-K关联的名字是谁的?

答:王雁平。

问:不是你的?

答:不是。

问:所以你的名字根本不在上面?

答:不在文件上, 但我知道我是另一个董事。

问:李女士, 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 有人找你签署与郭先生破产相关的文件,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时提到王女士的律师找过你, 对吗?

答:是的。

问:顺便问一下, 那位律师叫什么名字?

答:亚历克斯·利普曼。

问:在利普曼先生找你之后, 另一位律师也找过你, 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了。你昨天作证说过?

答:有很多律师,但我记得亚历克斯·利普曼发邮件让我签那个文件。

问:然后另一位律师也找过你,对吗?

答:是的。

问:请调出GX-121。你记得另一个律师的名字是张勇兵。也许我们可以给她看一张照片。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能和辩护律师简短谈一下吗?

法官说:可以。

(律师们商议)

问:我给你看的是DX6053,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谁?

答:张勇兵。

问:他是代表王女士也找过你的律师,对吗?

答:是的。

问:他带来了一份他希望你签署的文件,对吗?

答:不是他,是亚历克斯·利普曼发给我的。他给我发了一份虚假宣誓书。那是不同的文件。

问:我说的就是这份文件,你说的虚假宣誓书,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顺便问一下,我可以将这份文件作为证据提交吗?

费根森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准予接纳。

问:他让你签这份文件?

法官说:再问一下这份文件的编号是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60503。

(被告方证据60503接纳为证据)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继续询问:

问:我们不再讨论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你的亚历克斯·利普曼的文件,好吗?

答:好的。

问:我们在谈论他带给你的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昨天作证说,当你拒绝签署时,他威胁了你,对吗?

答:是的。

问:我只想确认一下。他没有威胁要对你施加任何暴力,对吗?

答:不是身体上的。

问:他没有威胁要对你施加任何身体暴力,对吗?

答:是的。

问:他没有威胁要把你标记为中共间谍,对吗?

答:是的。

问:我说得对吗?

答:是的。

问:他没有威胁要把你标记为中共间谍?

答:是的。

问:你说“是的”是指我是对的对吗?

答:是的。

问:他没有威胁要把你踢出这个运动,对吗?

答:对不起。你能再说一遍吗?

问:他没有威胁要把你踢出这个运动, 对吗?

答:但我感觉是那样的。

问:我的问题是, 他是否用言语威胁你, 如果你不签署宣誓书就会被踢出运动?

答:让我感觉是那样的。

问:那是你的感觉。我的问题是, 他是否用言语威胁你?

答:是的。

问:他用言语威胁你并说如果你不签这份文件就会被踢出运动吗?

答:让我感觉是那样的。

问:女士, 我没问你是否感觉是那样的。我的问题是, 他是否用言语威胁你?

答:他用言语威胁我。

问:现在你说他用了这些话?

答:是的。

问:所以这个人威胁你并说, 如果你不签这份宣誓书, 我们就会把你踢出运动?

答:这个信息让我感觉是那样的。

问:好的。但这个信息没有这些话, 对吗?

答:是个威胁性的信息。

问:告诉我这个信息是什么? 这个信息中有什么威胁性的内容?

答:他说, 作为联盟的法律团队, 如果这个案子我们输了, 我全权负责, 我们会损失3800万美元, 我对此全权负责。

问:对。但他从未威胁要把你踢出这个运动, 对吗?

答:那让我感觉是那样的。

问:那是你的感觉, 但他从未对你说过这些话?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施洛夫律师说:她从未回答过。

法官说:你说什么了吗?

费根森律师说:我认为那是施洛夫女士。

法官说:反对有效。继续下一个问题。

问:能给她看一下长岛David的照片吗?那是谁?

答:长岛哥Changdao。

问:也被称为长岛David兄弟,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我请求将这份文件作为证据提交,
DX6498。

费根森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准予接纳。

(被告方证据6498接纳为证据)

由施洛夫律师继续询问:

问:他是运动的一部分,对吗?

答:是的。

问:他是某个农场的负责人,对吗?

答:曾经是香草山Mountain Spices农场的负责人。

问:你和他有过互动,对吗?

答:是的。

问:事实上,互动频繁,对吗?

答:是的,因为我们在铁血组。

问:即使在铁血组之外,你也与他有互动,对吗?

答:没有。

问:没有?

答:没有。

问:你最后一次与长岛David, 这个人, 交谈是什么时候?

答:我不记得了。

问:是上个月吗?

答:不是。

问:是前一个月吗?

答:不是。

问:你记得是前一个月吗?

答:不记得了。

问:事实上, 你不记得2024年是否与他说过话, 对吗?

答:我在2023年11月离开了。

问:我的问题不是你什么时候离开的。

女士, 我的问题是, 你在2024年是否继续与长岛David交谈?

答:没有。

问:自郭先生被捕后, 你是否继续与他有业务往来?

答:你指什么业务?

问:你是否继续与他互动?

答:是的。

问:你是否继续与他讨论实体的问题?

答:是的。

问:那是在郭先生被捕之后, 对吗?

答:是的。

问:今天坐在这里,你不知道这是否持续到2024年,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答:是的。

法官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反对有效。

问:回到你与张律师的沟通,对吗?

答:谁?

问:勇,就是之前的照片里的那个人。再给她看一下。

他是让你签那份虚假宣誓书的人,对吗?

答:是的。

问:他告诉你,如果你不签,联盟将损失3500万美元,对吗?

答:是的。

问:你没有签那份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没有签那份文件是因为你希望钱能还给H-C-H-K的债权人,对吗?

答:不,我没签是因为那是假的。

问:你没签是因为那是假的,对吗?

答:是的。

问:如果你签了,那笔钱不会回到破产受托人那里,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这需要法律结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读了那份宣誓书,对吗?

答:是的。

问:你认为那是假的, 对吗?

答:是的。

问:你也认为他认为那是真的,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问题形式不当。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希望这3800万美元归破产受托人所有,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对不起, 你能重复一下吗?

问:你希望这3800万美元归破产受托人所有, 对吗?

答:不是我想要的, 而是因为已经有禁制令了。

问:所以你认为这笔钱归破产受托人是正确的,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施洛夫律师说:实际上, 她还没有回答。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你能再说一遍吗?

施洛夫律师说:很抱歉打扰你, 但你能再读一遍问题吗?

(记录被读出)

答:是的, 这是对的。

问:HAA是H-C-H-K的债权人之一, 对吗?

答:不是。

问:HAA借钱给H-C-H-K, 对吗?

答:我把钱转给了H-C-H-K Technologies, 但合同是和新西兰公司签的。

问:女士, 我的问题是钱是否被转给了H-C-H-K, 不是合同是和谁签的?

法官说:有异议吗?

费根森律师说:她已经回答了问题, 法官大人。施洛夫女士不能对证据进行定性。

法官说:支持异议。

问:H-C-H-K欠HAA钱吗?

答:不, 那是为了购买GTV股份, 不是真正的贷款。

问:我听不懂她说的话。

答:那是为了购买GTV股份, 不是贷款。

问: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H-C-H-K——这个问题其实是。你回答了另一个问题, 所以我只是想弄清楚。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 我们可以靠近一点吗?

法官说:你问了问题, 她的回答部分是“没有”, 所以继续。

问:香草山Mountain of Spice基金/农场借了钱, 对吗?

答:不。我不知道, 那是另一个农场。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

答:我不知道。

问:作为铁血组的成员, 你不知道其他的钱是怎么转给H-C-H-K的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知道各个农场的钱是来自成员的, 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是美国成员, 对吗?

答:哪个农场?

问:香草山Mountain of Spice农场的钱是来自美国成员, 对吗?

答:每个农场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 不仅仅是美国。

问:所有这些收益都进入了贷款, 对吗?

答:这不是贷款。这是为了购买GTV股份。

问:好吧, 无论你认为是什么。

答:不是我决定的。是郭文贵说的。

法官说:证人已经说了这不是贷款。

问:有执行签署贷款协议吗?

答:你说的“执行”是什么意思?

问:签署。

答:只有农场签署。没有人回复签名。

问:但它仍然被签署了, 对吗, 由一个实体签署, 对吗?

答:由农场。

问:农场签署了文件, 对吗?

答:是的。

问:由于这个签名, 钱从一个账户中转出, 对吗?

答:对不起。

问:钱从一个账户中转出并进入了HCHK, 对吗?

答:你说的是哪个农场, 哪个交易?

问:我这样问吧。破产受托人要追回钱并还给债权人, 这是你的理解, 对吗?

答:是的。

问:其中一个债权人是HAA, 对吗?

答:不是。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支持异议。

问:破产受托人在2024年2月起诉了HAA, 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在2024年2月, 你控制了HAA, 对吗?

答:什么日期?

问:2024年2月。现在是6月。

答:是的。

问:2月、3月、4月、5月、6月。

答:是的。

问:所以在2024年2月, 破产受托人起诉了HAA, 对吗?

答:我不知道你说的“起诉”是什么意思。哪个案件?

问:提起了一项民事诉讼, 要求从HAA收回钱?

答:是的。

问:对。即使他们提起了诉讼, 你从未将任何钱从HAA转给受托人, 对吗?

答:对不起。我从未做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对不起, 请你再读一遍问题。

(记录被读出)

答:没有。

问:对。而是, 你在2024年5月把HAA的资产转给了其他人, 对吗? 让我提醒你, 在2024年5月?

答:是的。

问:好的。所以在2024年5月, 你把它转给了其他人, 对吗? 那是谁?

答:我不知道。联盟决定的。

问:我没问你是谁决定的。我只是问你把基金转给了谁?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

答:我只是让他们接管。我不想再参与了。

问:但他们没有接管你,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 我认为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没有。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你的问题是什么?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卢克。他知道。

问:谁是杜克?

答:卢克 卢克·德斯宾。

问:我没问你是否做过这些, 所以我请求删除。

我的问题是, 女士, 你是否完全将HAA转让给了其他人?

答:是的。

问:好的。那不是卢克卢克·德斯宾, 对吗, 那是其他人?不是卢克, 对吗?

答:是的。

问:不是破产受托人, 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告诉这些检察官你做了这些, 对吗?

答:做了什么?

问:转款?

答:是的。

问:在2024年5月,你告诉了费根森先生,对吗?

答:是的。

问: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你的不予起诉协议中包括了HAA,对吗?

答:是的。

问:他不是在第一稿中,而是在最终版本中包括了这一点,因为你指出它不在第一版本中,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关于她与她的律师讨论的内容,我提出异议。

施洛夫律师说:我说的是她的讨论——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你能再说一遍吗?

问:他们给了你一份不予起诉协议的草案,对吗?

答:是的。

问:HAA没有被提及,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他们给了你最终版本,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在里面加上了HAA,对吗?

你把HAA也涵盖进去了,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在与FBI会面后,你辞去了职位,对吗?

答:是的。

问:你还作证说,在你辞职后,警察出现了,对吗?你说中国警察出现了?

答:是的。

问:你作证说他们出现并说他们是在国家安全部的命令下行动,对吗?

答:是的。

问:国家安全部是那些一直骚扰郭先生的人,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他不是在很多次直播中对你说过这些吗,当时你听了?

答: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

问:我没有问你是否是真的。我问的是郭先生说过这些吗?

答:他以前说过。

问:所以你明白我问的与你回答的区别吗?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

MS. 施洛夫:我撤回这个问题。

问:根据你昨天的证词,你认为是郭先生派国家安全部去拜访你的亲戚吗?这是你的证词吗?

费根森律师说:这是对证词的曲解。

法官说:支持异议。那不是她的证词。

问:你认为是谁派国家安全部去拜访你的亲戚?

答:中共。

问:你认为中共派他们去的?

你认为中共派国家安全部去拜访你的亲戚是因为你在与FBI交谈并准备作证反对郭先生,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再次反对,问题形式不当。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是复合问题。

法官说:支持异议。

问:国家全部拜访了你的家人, 对吗?

答:是的。

问:你认为是中共派他们去的?

答:是的。

问:中共是郭先生的敌人吗?

答:我不知道。

问:那么现在你认为郭先生是中共的间谍吗?

答:什么?对不起。

问:那么现在你认为郭先生是中共的代理人吗?

答:我不知道。

问:李女士, 你昨天的部分证词是你从联盟那里收到了喜币, 对吗?

答:是的。

问:这不是你从农场成员那里收到的唯一货币, 对吗?

答: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问:你从美国和日本的成员那里收到了钱, 对吗? 他们把钱汇给了HAA, 对吗?

答:日本农场和美国农场, 是的。

问:他们汇了钱, 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以美元形式的, 对吗?

答:是的。

问:不是喜币, 对吗?

答:是的。

问:你收到了这些钱来为那些无法直接购买喜币的成员购买喜币,对吗?

答:是的。

问:这样做之后,你收取了费用,对吗?

答:我收取了什么?

问:费用,费用, F-E-E,就像是一种收费?

答:没有。

问:你的证词是你没有收取3%的费用给HAA?

答:没有,零。

问:你没有收取3%的费用,这是你的证词?

答:没有, Hamilton收取,不是我。

问:不,不。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她不能争论。她可以问问题,证人已经回答了。

法官说:不要作证。

问:HAA收取了3%的费用,对吗?

答:没有。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支持异议。

问:钱转到了HAA,对吗?

答:是的。

问:你的证词是整个金额没有扣除费用就被转移了?

答:是的。

问:你收到——

答:我在长岛Changdao兄弟的指示下转移的。

问:所以现在不是在郭先生的指示下,是在长岛David的指示下?

答:郭先生给了长岛Changdao指示,而长岛Changdao给了我指示。

问:好的。并且这些问题都不是我问你的,对吗?你现在自愿提供了这些信息?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律师。

问:你从农场成员那里收到了钱到你的Archwood基金,对吗?

答:对不起。

问:你记得你有一个Archwood基金吗?

答:是的。

问:对,你记得吗?

答:是的。

问:它收到了钱,对吗?

答:是的。

问:以美元形式,对吗?

答:是的。

问:其他货币呢?

答:没有。

问:只是美元,对吗?

答:是的。

问:你的证词是,即使你在管理基金,你也没有收取费用,对吗?

答:那个基金收取了费用。

问:基金收取了——

答:收取了管理费,是的。

问: Archwood基金?

答: 是的。

问: 收取了管理费?

答: 是的。

问: 3%?

答: 我不记得确切的比例。

问: 你不记得?

答: 是的, 但确实收取了费用, 我不记得是不是3%。

问: 我不再重复问了, 但你是设立Archwood基金的人, 对吗?

答: 代表郭文贵。

问: 当然, 但你是管理这个基金的人, 对吗?

答: 是的。

问: 钱到了你这里, 对吗?

答: 不是到我这里, 是到联盟。

问: 不, 不。

答: 不是到我, 不是我个人。

法官说: 不要作证。

问: 钱到了HAA基金,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 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 支持异议。

问: 你用了这笔钱在两个基金中购买喜币,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 我们现在在重复, 法官大人。

法官说: 支持异议。

问:顺便问一下,你是否用Archwood的资金投资了一家银行?

答:D2银行。

问:对不起。

答:D2银行。

问:所以答案是是的,你用Archwood基金的钱投资了一家数字银行,对吗?

答:是的。

问:这个数字银行的投资是以Archwood的名义进行的,对吗?

答:是的。

问:不是以那些投入资金的农场成员的名义,对吗?

答:是的。

问:你管理或控制的资金金额,仅代表郭文贵或联盟,肯定是以百万美元计的,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这种评论是不必要的。

问:金额是以百万美元计的,对吗?

答:800万。

问:你的证词是,对于这800万美元,你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答:我们收取了费用。

法官说:支持 异议。所以我们已经确定根据她的说法,她个人没有收取费用。

问:根据你的说法,基金收取了费用,对吗?

答:是的。

问:现在,根据你与费根森先生和他的办公室达成的不予起诉协议,他们不会在这里起诉你,对吗?

答:如果我说实话并提供证据。

问:对。只要你做他们要求你做的事情,他们就会给你保障,对吗?

答:不。

问:女士,他们已经通过不予起诉协议同意给你保障,对吗?

答:是的。

问:作为不予起诉协议的结果,他们没有要求你上交任何钱,对吗?

答:对不起。

问:他们没有要求你上交任何钱,对吗?

答:你说上交什么钱?

问:Archwood或HAA的任何钱,他们没有要求你上交任何钱,对吗?

答:没有。

问:他们从未要求你上交任何喜币,对吗?

答:是的。

问:现在他们已经给了你保障,美国政府已经给了你保障,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说你曾经担心美国政府,对吗?

你担心他们会逮捕你,对吗?

答:因为长岛Changdao当时说,我相信FBI是中共的。

问:好的。但现在你不再担心这个,对吗?

答:是的。

问:现在你担心的是中共,对吗?

答:是的。

问:摆脱中共的最好方法是作证反对郭文贵,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能安全回到中国的唯一方法是断绝与郭文贵的关系,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我允许她回答这个问题。

答:不是。

法官说:下一个问题。

问:我可以给她看一下, 我们称之为DX-7000。女士, 你认得这是什么吗?

答:是的。

问:这是什么?

答:这是郭文贵的直播。

问:你以前看过, 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我请求将辩护方证据7000作为证据提交。

费根森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准予接纳。

(被告方证据7000接纳为证据)

施洛夫律师说:我可以向陪审团展示吗, 法官大人?

法官说:可以。

问:请告诉我们, 从左上角开始, 那边的第一个人是谁?

答:左边的是老班长。

问:那是谁?

答:老班长曾经是铁血组的成员, 也是新西兰农场的负责人。

问:他下面的是谁?

答:如水。

问:如水是谁?

答:如水也是铁血组的成员之一,是某个农场的负责人。

问:但现在我们还是回到你这里,如水。下面,告诉陪审团这两个人是谁?

答:郝海东和叶钊颖。

问:我们先从男性开始。他是谁?左边照片里有两个人,对吗?

答:郝海东和叶钊颖。

问:他是足球运动员,对吗?

答:是的。

问:这是他的妻子,对吗?

答:是的。

问:奥运羽毛球选手,对吗?

答:是的。

问:中国的?

答:是的

问:你今天坐在这里知道他们现在都住在西班牙,对吗?

答:是的。

问:中间是两个人,对吗?

答:是的。

问:我当然不需要你辨认郭文贵,但请告诉陪审团他旁边的是谁?

答:长岛哥,长岛。

问:右边角落里的是谁?

答:草根小哥。

问:他是日本基金的负责人吗?

答:日本基金和铁血组的成员。

问:所以到目前为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人,对吗?

答:是的。

问:这是美国之音周年纪念活动的照片,对吗,2017年4月19日的采访周年纪念,对吗?

答:是的。

问:在这个会议中,唯一因为担心中共而没有露面的人是你吗?

答:我只是不想露面。

问:确切地说,因为你担心中共,对吗?

答:是的。

问:你担心中共会将你与他的运动联系起来,对吗?

答:他们已经联系起来了。

问:对。而你与他撇清关系的最佳方式就是在这里作证反对他,对吗?

答:不是。

问:这难道不是一种与他撇清关系的方式吗?

答:那是因为他做了错事。他偷了别人的钱。那不一样。

问:但那是你的看法,对吗,他偷了钱?

答:这是事实。

问:你认为这是事实,女士?

答:是的。

问:根据你的看法,这是事实,对吗?

答:根据我的个人经历。

问:确切地说,只有你?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维持异议。

问:你是唯一一个没有露面的人, 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维持异议。

问:那是木兰的头像, 对吗?

答:是的。

问:那个想要像男人一样战斗的女人, 对吗?

答:是的。

问:你回到中国的最安全方式是说, 我与他无关?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答:不是。

法官说:维持异议。

答:我来这里并且露面了。

法官说:继续下一个问题。

问:你来到这里并露面作证反对郭文贵, 对吗?

答:我只是说实话。

费根森律师说:她应该被允许回答提出的问题, 法官大人。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 我只有一个最后的问题。

法官说:好的。

问:当你与他的运动有关联时, 你从未露过面, 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

法官说:重新询问。

费根森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

重新询问

由检方费根森律师进行:

问:下午好,李女士?

答:下午好,费根森。

问:你被问到了一些关于法治基金每月支付1万美元的问题。你记得这些问题吗?

答:是的。

问:那么首先,这些每月1万美元的付款大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从2021年7月。

问: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些付款的问题。但在那之前,你为郭文贵做志愿者大约有多长时间了?

答:大约四年。

问:你为郭文贵志愿工作时,每天工作多少小时?

答:很多小时。

问:你在周末也工作吗?

答:每天都工作。

问:你在晚上也工作吗?

答:是的。

问:在2021年7月,你要求开始领取工资吗?

答:没有。

问: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每月1万美元的付款?

答:从那时起,郭文贵要求每个农场负责人和铁血组成员都需要全职为联盟工作。

问:在2021年7月之前,你有一份有薪水的会计工作吗?

答:是的。

问:当郭文贵说你必须全职为联盟工作时,你的反应是什么?

答:我说我仍然可以做志愿者工作,但他坚持说你应该辞掉工作,为我全职工作。

问:他告诉你之后,你你了什么?

答:所以第二天我就去公司,说我辞职,我不干了。

问:你每个月领取1万美元的工资有多长时间了?

答:大约一年。

问:这笔1万美元的付款是只给你一个人,还是给所有铁血组成员?

答:给所有铁血组成员。

问:你还作证说,大约一年后,付款变成了喜币,对吗?

答:是的。

问:当郭开始用喜币支付农场负责人时,他有没有提到喜马拉雅交易所的银行账户被美国政府查封的事情?

答:是的,大概在同一时间。所以喜马拉雅交易所无法正常运作。

问:当他开始用喜币支付时,他有没有告诉他们银行账户已经被查封了?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这歪曲了证据中的事实。没有证据表明郭先生没有支付。

法官说:驳回反对。

问:当郭在2022年早些时候开始用喜币支付农场领袖时,他是否透露喜马拉雅交易所的银行账户已被查封?

答:没有。

问:顺便问一下,李女士,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答:会计。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发布政府证据VI-114。李女士,这是Ampleforth Capital LTD的认购文件。你记得在交叉询问中被问到关于这个文件的问题吗?

答:记得。

问:你还被问到政府在会议上是否向你展示了这个文件。你记得吗?

答:是的。

问:你最初是否将这个文件交给了政府?

答:是的,我把它发给了政府。

问:你被问及是否与政府一起查看了其他文件,你是否也在第一次时就将这些文件交给了政府?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哪些文件,法官大人?

费根森律师说:她在交叉询问中被问到的那些文件。

答:是的,我给了美国政府。

问:洛夫特斯女士,如果我们可以的话,请公开政府证据VI-29。李女士,这是你为郭文贵转录和翻译的语音信息。你记得在交叉询问时被问及这个问题吗?

答:记得。

问:你被问到关于G-Clubs的相关问题,你记得吗?

答:记得。

问:Aaron Mitchell是否是G-Clubs的律师。你记得这些问题吗?

答:记得。

问:李女士,让我读一下A段:家族基金出价最终为2600万美元。这段话说的是G/Club出价还是家族基金出价?

答:家族基金。

问:当你收到这个文件时,你认为是G-Clubs在为这栋2600万美元的豪宅出价吗?

答:没有。

问:我们可以把它撤下来了,洛夫特斯女士。李女士,你还被问到关于黑名单的问题。你记得被问到这些问题吗?

答:记得。

问: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黑名单的运作方式吗?

答:如果有人公开批评郭文贵、联盟或新中国联邦,我们会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并得到郭文贵的批准。然后会有一个Gettr账号公开展示黑名单。

问:李女士,你还被问到关于抗议的问题。你记得被问到抗议的问题吗?

答:记得。

问:谁选择了抗议的目标?

答:郭文贵。

问:谁对暴力行为表示赞许?

答:郭文贵。

问:你还被问到张勇兵威胁你的问题。你记得这些问题吗?

答:记得。

问:为什么你觉得自己被威胁要被踢出这个运动?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为什么你有这种感觉吗?

答:因为他让我对那3800万美元负全责。我无法偿还。如果我们输了这个案子,我无法偿还那么多钱。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只有一条命,他们可以拿走。

问:我不会再问你更多关于这个问题的问题了。你还被问到美国破产受托人起诉你的问题。

答:是的。

问:李女士,你是否在与美国破产受托人合作?

答:是的。

问:你有任何正式协议吗,还是只是根据要求提供帮助?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复合问题。

法官说:请拆开问。

问:你能描述一下你如何帮助破产受托人吗?

答:我自愿联系了破产受托人卢克·德斯宾,并向他解释了发生的事情,以及我提供给他
每一份文件。

问:李女士,你记得被问到关于Archwood基金的问题吗?

答:记得。

问:是谁让你设立Archwood基金的?

答:郭文贵。

问:Archwood基金是用来做什么的?

答:做GTV银行投资。

问:这是郭文贵的投资项目吗?

答:是的。

问:李女士,你记得昨天在交叉询问中被问及关于与政府的会议、电子邮件或电话的问题
吗?

答:记得。

问:你记得与政府开会吗?

答:记得。

问:你记得向政府发送邮件吗?

答:记得。

问:你记得与FBI通电话吗?

答:记得。

问:你记得与政府开会的所有确切日期吗?

答:不记得。

问:你记得发送给政府的每封邮件的确切日期吗?

答:不记得。

问:你记得与FBI通话的每个确切日期吗?

答:不记得。

问:李女士,当你与政府会面时,政府有没有告诉你在证词中做什么?

答:我必须说实话。

问:根据你的不予起诉协议,当你作证时,你需要做什么?

答:我必须说实话。

问:李女士,在你签署不起诉协议之前,为什么拒绝签署虚假宣誓书?

答:因为那是假的。那是在对法庭撒谎。我不想做那样的事。

问:在你签署不起诉协议之前,为什么自愿前往美国作证?

答:因为我想告诉法庭郭文贵误导了我,欺骗了我,对我撒谎。

问:李女士,你仍然相信中国的民主吗?

答:是的。

问:你今天作证是因为中共强迫你作证吗?

答:不是。甚至现在作证后,因为我露了面,我甚至面临更大的中共风险。

问:你昨天和今天以你的真实姓名作证了吗?

答:是的。

问:你是否向这些陪审员展示了你的真实面容?

答:是的。

问:在整个公开法庭上?

答:是的。

问:李女士,你在证词中是否说了真话?

答:是的。

费根森律师说:没有更多问题了。

法官说:再交叉询问。

再交叉询问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进行:

问:你把文件交给了检察官,对吗?

答:是的。

问:你保留了所有这些文件,对吗?

答:是的。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继续询问:

问:你把这些文件寄给了他,对吗?

答:是的。

问:在寄给他之前,你读过这些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在寄给他之前,你读过这些文件,然后与他讨论过,对吗?

答:是的。

问:你决定保存哪些文件,对吗?

答:我决定的。

问:对。你决定删除哪些文件, 对吗?

答:我没有删除。

问:你没有给他关于HAA管理费的文件, 对吗?

答:对不起?

问:你给他提供了关于HAA内部运作的文件吗?

答:是的。

问:真的?你给了他这些文件。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真的”这个评论。

问:你的证词是你给了检察官关于HAA基金内部运作的文件?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答:你指的是什么文件?

法官说:你不需要回答。

问:关于Archwood, 你给他们提供了你与Archwood签署的任何合同吗?

答:是的。

问:你把这些文件给了他?

答:是的。

问:你把与经营Archwood有关的电子邮件交流交给了他, 这位检察官, 对吗?

答:你能再说一遍吗?

问:检察官问了你关于一个叫Mahwah的地方的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可以再给她看一下吗。

问:是这个文件, 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准备时和费根森先生讨论这份文件多少次了?

答:我不记得了。

施洛夫律师说:我可以给她看第二页吗?

问:你看到上面的第1点了吗?“这所房子不能再有任何关于居住或使用的限制。”对吗?

答:是的。

问:这一点是说想买这栋房子的人不希望被限制只能作为住宅使用,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答:我不知道。

法官说:维持反对。

问:你对第1点的理解是什么?

答:我不知道,我只是翻译。

问:所以你今天坐在这里,对第1点没有理解,对吗?

答:是的。

费根森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维持反对。

问:你在重新询问时作证提到一个数字银行项目,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这个项目是否还在进行吗?

答:不,因为——

问:对不起,你不知道?

答:它已经被美国司法部查封了。

问:我没有问你钱是否被查封;我在问你数字银行的项目是否还在进行中。

费根森律师说: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法官大人。

答:不。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不。

问: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不再参与这个项目了,对吗?

答:它已经停止了,结束了。

问:你不再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了,对吗?

答:是的。

问:你不知道这个运动现在发生了什么,对吗?

答:是的。

问:你不知道,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现在——

答:这个项目,我知道,已经停止了。我们把它转给了Hamilton基金——

施洛夫律师说:请求删除。

法官说:没有任何待处理的问题。这些评论将被删除。

问:你刚才作证说你被给了一份虚假的宣誓书,并且你拒绝签署,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进一步作证说你想来这里作证,对吗?

答:是的。

问:检察官问你是否使用了真实的面容,对吗?

答:是的。

问:他问你是否使用了真实的声音,对吗?

答:是的。

问:那就是你所做的——

费根森律师说:我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法官说:继续。

施洛夫律师说:他说了什么?

问:真实姓名。你是以真实姓名作证,对吗?

答:是的。

问:真实姓名和真实面容,对吗?

答:是的。

问:我只想非常明确地问——你是在作证反对郭文贵,对吗?

答:不是。

问:你是在为他作证吗?

答:我作证是为了说出真相。

问:你已经说过了。我的问题是——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已经问过并回答过。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不,她实际上没有。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请重复你的问题。

问:你是在为政府作证反对郭文贵。

答:不是。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你,法官大人。

费根森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

法官说:谢谢。你可以离开了。

(证人离席)

法官说: 检察官可以传唤下一个证人。

施洛夫律师说: 法官大人, 我们能有一分钟的时间吗?

法官说: 可以。

施洛夫律师说: 谢谢。

芬克律师说: 法官大人, 政府传唤Lonny Soza。

书记员: 请将麦克风拉近你, 举起右手。

(证人宣誓)

书记员: 谢谢。

法官说: 请说出你的姓名并拼写出来。

证人: Lonny, L-O-N-N-Y, Soza, S-O-Z-A。

法官说: 请对着麦克风说话并提高声音, 让每个人都能听到。

证人: Lonny, L-O-N-N-Y, Soza, S-O-Z-A。

法官说: 你可以提问了。

芬克律师说: 谢谢你, 法官大人。

Lonny Soza, 作为政府证人, 被宣誓后作如下证词:

直接询问

由芬克律师进行:

问: 下午好, Soza先生。我只是想请你把麦克风对准你的嘴。你可以随意移动麦克风和椅子, 把麦克风对准你的嘴, 这样大家都能听清楚, 好吗?

答: 好的。

问: 你在哪里工作?

答: Post Oak Motor Cars。

问: Post Oak Motor Cars在哪里?

答: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

问:Post Oak Motor Cars是什么?

答:是一家豪华汽车经销商。

问:你在Post Oak Motor Cars的职位是什么?

答:我是总裁和总经理。

问:Post Oak销售什么类型的汽车?

答:新车。我们销售布加迪、劳斯莱斯、宾利和Karma。

问:Karma是什么?

答:是一款全电动汽车。

问:布加迪是什么?

答:布加迪是一款我们称之为超跑或超级跑车的车辆,非常独特且生产量非常低。

问:我只是想请你把麦克风对准你的嘴,好吗?

答:这样可以吗?

问:是的,这样更好。

问:你称它为超跑吗?

答:我们称之为超跑或超级跑车。

问: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什么是超跑吗?

答:超跑通常是一种独特类型的车辆,比如兰博基尼或法拉利,麦克拉伦。它们是高端车辆。布加迪有些不同,因为其生产量更少。

法官说:每年生产多少辆?

证人:我不知道每年多少辆,但他们只生产500辆布加迪。他们从2018年开始生产,全球范围内只生产500辆,,从2018年到2025年分批生产。

问:布加迪多少钱?

答:通常在,刚投产时2.9百万美元起价,但很容易超过5百万美元。

问:这是指一辆车?

答:一辆车。

问:你能描述——嗯,撤回。

问:G-Clubs有没有购买过Post Oak Motors的布加迪?

答:是的。

问:你能向陪审团成员描述购买布加迪的过程是怎样的吗?

答:这是一个有点独特的过程,不是典型的购车流程。车辆是根据每个客户的要求定制的,所以最初需要支付一笔定金,以保留购买这500辆中的一辆的资格。然后,当客户的车辆开始生产时,需要配置车辆,也就是确定车辆的各项配置,这需要支付第二笔定金。从车辆开始生产到最终完成大约需要十个月时间,然后在这最后的十个月,车辆完成并全额支付,之后交付给客户。

问:当你说交付给客户时,是什么意思?

答:它会先交付到我们的店里,然后我们再把车辆卖给客户。

问:你还提到布加迪是定制的。你能解释一下在布加迪的背景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答:定制意味着完全按照客户的要求打造。如果你想创造自己的颜色、主题、皮革或皮革配置,你都可以做到。除了改变车身外,几乎没有什么限制。

问:在美国有多少家经销商销售布加迪?

答:我相信有14家。

问:Post Oak是其中之一吗?

答:我们是其中之一。

问:三州地区有经销商吗?

答:我认为离这里最近的是在康涅狄格州。

问:H.R. Owen是什么？

答:H.R. Owen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豪华汽车经销商,他们也销售布加迪,还有宾利和劳斯莱斯。

问:H.R. Owen在2021年秋季向Post Oak推荐了什么业务？

答:H.R. Owen有一位客户,他们想要一辆符合美国规格的布加迪,但他们不能对海外销售或出口,所以他们问我们是否可以代表他们销售车辆,并与他们分利润。

问:为什么H.R. Owen不能销售美国车辆？

答:这些车辆必须符合美国的道路法规才能在美国上路。

问:符合道路法规是什么意思？

答:基本上是指使车辆符合美国国家公路和安全运输要求,使其可以在美国道路上行驶。

问:你同意接手H.R. Owen的这位客户吗？

答:是的,我同意了。

问:客户的名字是什么？

答:郭强。

问:Guo怎么拼写？

答:G-U-O。

问:你对Mileson的需求有什么理解？

答:只是想要一辆符合美国规格的车。

问:为什么？

答:为了他在美国的家或其中一个家。

问:那房子在哪里？

答:最初我理解是在康涅狄格州。

问:你见过郭强吗？

答:没有,先生。

问:在2021年秋季,你对郭强的了解是什么?

答:当时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亿万富翁,想买另一辆超级跑车。

问:谁处理了这辆Milesen布加迪的配置和定制规格,是H.R. Owen还是Post Oak?

答:H.R. Owen。

问:谁为这辆郭强的布加迪付款?

答:G Club International。

问:在2021年秋季,你对G Club International的了解是什么?

答:只是他的一家公司。

问:你与G Club的任何人有过交流吗?

答:有,我与G Club International的CEO交流过。

问:他叫什么名字?

答:Limarie Reyes Molinaris。

问:你与G Club的其他人有过交流吗?

答:没有,从G Club没有。

问:你还与其他人讨论过这辆布加迪吗?

答:在交易的最后阶段,有一位名叫何先生的人。

问:何先生?

答:是的。

问:何先生的名字是什么?

答:我不知道。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上前吗?

法官说:可以。

芬克律师说:向证人递送了一本文件夹。

问:请你翻阅一下这个文件夹。

芬克律师说:记录显示,这个文件夹包含政府证据226-233, 240, 243, 和244-249。

问:Soza先生,你以前见过这个文件夹吗?

答:见过。

问:你什么时候见过它?

答:今天早些时候。

问:这个文件夹里有什么?

答:这些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通信,以及订购布加迪的合同和车辆的实际配置。

问:有任何财务文件吗?

答:有的。有电汇交易的记录。

问:关于通信,这些通信是谁与谁之间的?

答:我自己、G Club的Limarie, 以及H.R. Owen。

问:财务文件来自哪里?

答:来自我的办公室。

问:你的办公室是否在正常业务过程中保留财务文件?

答:是的。

问:在正常业务过程中?

答:是的。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提供证据GX 226-233, 240, 243, 和244-249。

巴尔坎先生说:没有异议,法官大人。

法官说：准予接纳。

（政府证据226-233, 240, 243, 和244-249被接纳为证据）

芬克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由芬克律师继续询问：

问：Soza先生，顺便问一下，H.R. Owen位于哪里？

答：英国伦敦。

问：你提到你在2021年秋季了解到G-Clubs是他的公司，对吗？

答：对。

问：是谁的公司？

答：郭先生的。

芬克律师说：好，如果我们可以展示一下洛夫特斯女士——对不起，Gartland先生——作为证据的政府证据226。

请发布。

问：Soza先生，你认得这个文件吗？

答：认得。

问：这是什么？

答：这是订购布加迪的初始合同。

芬克律师说：好的，请放大上半部分，Gartland先生。

问：买家是谁？

答：G Club International Ltd。

问：为什么写的是G Club International Ltd，而不是郭强？

答：因为我们理解这是由他的公司购买的。

问：这在你的业务中是常见的吗？

答:这是非常常见的情况。

问:为什么?

答:我们经常看到车辆是由公司、教会和其他实体购买的。

问:好的。

答:非常常见。

问:右边写着订购车辆是布加迪Chiron超级跑车, 对吗?

答:对。

问: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Chiron超级跑车是什么吗?

答:Chiron是目前正在制造的500辆布加迪之一。超级跑车是这500辆车的一种版本。我不知道他们具体制造了多少, 但假设是500辆车中的一个比例。

问:布加迪在哪里制造?

答:在法国Molsheim。

芬克律师说:好, 我们可以缩小。

请翻到第二页。

请放大2a的上面部分。

问:请Soza先生向陪审团解释一下这辆车的基础价格是多少。

答:基础价格是382.5万美元。

问:这是一个协商的价格吗?

答:不是。

问:谁定价?

答:布加迪。

问:价格取决于什么? 你之前说过有一个范围。

答:早期的Chiron车型基础价格是290万美元;到超级跑车时,基础价格已经上升到382.5万美元。

芬克律师说:请缩小。如果我们可以看第4页。

问:在第4段, Soza先生, 有初始付款、第二次付款和最终付款。你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答:初始付款是定金, 表明你是一个承诺的买家, 并且在等待分配的位置。当布加迪分配你的车辆建造位置时, 需要第二笔定金, 以及签署的配置文件, 表明这就是车辆的规格。接着车辆开始建造完成并进行最终测试时, 需要全额付款, 之后车辆会从制造商那里运到店里。

芬克律师说:如果我们可以看第7页, Gartland先生。

请稍微向下滚动, 以便我们能看到第7和第8页。很好。

问:你看到第11段, Soza先生? 它写着“合规/制裁名单”?

答:看到了。

问:这一段的目的是什么?

答:如果有任何客户在任何制裁名单上, 在我的领域里, 我们会查看一个叫做-对不起, 我现在词穷了-叫OFAC的系统, 它会告诉我们是否可以与某个特定方进行业务往来,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允许我们做生意的名单。

问:这次购买, Post Oak是否进行了尽职调查和OFAC检查?

答:是的。

问:有任何问题吗?

答:没有, 先生。

芬克律师说:如果我们看第10页, Gartland先生。

问:谁签署了这份合同?

答:Limarie Reyes, 来自G Club International, 还有我自己。

问:你对Reyes女士签署这份合同而不是郭强有什么理解吗?

答:她是公司的CEO,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交易方式, 公司代表会购买车辆。

问:代表谁的公司?

答:任何公司的代表。

问:在这种情况下, 代表谁的公司?

答:郭先生的公司代表。

芬克律师说:好。如果我们看政府证据227, 它已作为证据提交。

问:这上面的文件是你发给Reyes女士的电子邮件吗?

答:对。

问:你在这封邮件中附上了什么?

答:这是我们所说的规格。这是车辆的配置。

芬克律师说:请滚动下去, Gartland先生。

继续。

就在这里。

问:陪审团看到的这一页是什么?

答:这是Chiron超级跑车价格的摘要页, 还有一个车辆的数字图像。

问:那是车辆的图像吗?

答:对。

问:这是车辆设计后的计算机化规格图。

答:对。

问:客户姓名是什么?

答:郭强。

芬克律师说:请再放大一下。

问:然后下面,你说的是郭强,对吗?

答:对的。

问:这里有基础价格、选项和总价格。这是在发生什么?

答:基础价格是车的基本价格,不包括任何个人定制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额外的选项费用为599,800美元。

问:所以总价格是多少?

答:4,424,800美元。

问:额外选项的费用不到60万美元,你的理解是谁选择了这些额外选项?

答:郭先生。

芬克律师说:请往下滚动, Gartland先生,到下一页。

继续滚动。

请继续,我们要到第7页。

芬克律师说:请慢慢滚动接下来的几页。

问:在他滚动时, Soza先生,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我们在看什么吗?

答:这些是车辆建造时的数字渲染图。

芬克律师说:停在这里。

问:这是什么铭牌?

答:所有布加迪都有这个铭牌,表明这是500辆中的一辆。它不会告诉你在序列中的具体编号,但它是500辆中的一辆。

问:这辆郭强的布加迪是第几号布加迪?

答:这实际上是第400号, 巧合的是。

芬克律师说:如果我们现在可以看政府证据230。

问:Soza先生, 请注意第二封电子邮件, 日期是2021年11月12日。你对Reyes女士在这封邮件中传达的信息有何理解?

答:她确认所选择的配置已被接受和批准。

问:这封电子邮件的主题是什么?

答:主题是Chiron超级跑车郭强版本1的配置表。

问:在发送这份配置表后有做任何更改吗?

答:我认为没有。

芬克律师说:如果我们看政府证据232。

问:第一封电子邮件是Reyes女士发给你的, 日期是2021年11月30日, 你对Reyes女士在这封邮件中传达的信息有何理解?

答:我们收到了第二笔车辆的定金或电汇, 有时候我们很难确定电汇的来源或分配给哪辆车, 因为金额很大, 内部我们只能把它与这辆车联系起来, 所以我询问Reyes女士是否他们寄来了这笔钱, 以确认它已收到或用于购买布加迪。

问:她确认了吗?

答:她确认了。

问:电汇金额是多少?

答:1,150,000美元。

问:这封电子邮件的主题是什么?

答:Chiron超级跑车郭强版本1的配置表。

芬克律师说:如果我们看GX 233。

请往下滚动。

问:这是什么文件?

答:这是最终发票, 要求支付布加迪的最终付款, 因为它已经完成了制造过程。

问:郭强的公司是否全额支付了这辆布加迪?

答:最终是的。是的。

问:是现金支付还是贷款支付?

答:都是电汇。

问:布加迪是否曾经交付到Post Oak?

答:是的, 车辆是从制造商那里运到Post Oak的。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 我可以再上前吗?

法官说:你们提供融资吗?

证人:实际上有为这些车提供融资的独特计划, 但只是针对最终付款。

问:Soza先生, 我递给你一堆文件, 稍后我会说明。如果你能看一下这些文件。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 记录显示, 这些是政府证据202-223。

问:Soza先生, 你认得这些图像吗?

答:认得。

问:它们是什么?

答:它们是车辆的实物图像。

问:实际的布加迪图像?

答:布加迪Chiron超级跑车。

芬克律师说:政府提供证据202-223。

巴尔坎律师:没有异议, 法官大人。

法官说:准予接纳。

(政府证据202-223被接纳为证据)

芬克律师说: Gartland先生, 如果我们可以发布政府证据218。

问: 政府证据218是什么?

答: 这是布加迪Chiron超级跑车。

问: 这是郭强订购的吗?

答: 是的, 先生。

芬克律师说: 我们能看一下216和205吗?

问: 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答: 这是在我们店的车间里拍的。

问: 这辆车配备了什么样的轮胎?

答: 它们是专为这款车制造的米其林轮胎。

问: 更换这些轮胎需要多少钱?

答: 大约10,000美元。

问: 车主需要多久更换一次10,000美元的轮胎?

答: 通常每500英里左右更换一次。

问: 为什么轮胎只行驶500英里就需要更换?

答: 我相信这是为了车辆的性能。橡胶通常较软, 所以会磨损得更快, 基于车的驾驶方式。

问: 这种车辆还需要进行哪些保养?

答: 每年需要进行一次维护。

问: 这需要多少钱?

答: 大约80,000美元。

问: 年维护包括哪些内容?

答: 基本上, 车辆的后半部分会被拆卸, 许多管道和密封件会被更换。大约有一个箱子, 一托盘的机械材料会放回车内。

问:普通的汽车服务店能维修布加迪吗?

答:不能,先生。

问:据你所知,纽约市附近的布加迪维修店在哪里?

答:格林威治,康涅狄格州。

芬克律师说:我们能看一下政府证据209吗?

问:这辆车交付时行驶了多少英里?

答:245英里。

问:为什么有这么多?

答:作为车辆质量检查的一部分,布加迪会在实际道路上进行测试,基本上会在交付给客户之前对车辆进行磨合,所以交付时已经可以直接驾驶。

问:你对布加迪客户提供的建议是什么,他们每年应该行驶多少英里?

答: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如果你是收藏家,尽量少行驶;另一种是,车是用来开的,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驾驶。

问:这辆车的最高速度是多少?

答:这款车型接近300英里每小时,但它们确实有一种车型可以超过300英里每小时。

问:如果你是收藏家,你想尽量少开车。你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收藏家,你是什么意思?

答:这些车被期望升值,所以显然行驶里程越少,随着车龄的增加,价值应越高,这是理论上的。

问:你会向某些客户宣传这种车作为一种投资吗?

答:我们不宣传它作为投资,但我们确实会与客户讨论这个话题。

问:在这个特定案例中,你与郭强讨论过这个话题吗?

答:我从未与郭强交谈过。

问:与Limarie Reyes讨论过吗?

答:没有。

芬克律师说:我们能看一下政府证据202和201吗?

问:Soza先生,政府证据202中的盒子和打开的201中的盒子是什么?

答:这是钥匙盒。它装有车辆的高级钥匙,还有一把超级钥匙,用于解锁车辆的更高性能,如果你要在赛道上驾驶的话。

问:如果丢失了超级钥匙,更换需要多少钱?

答:更大的钥匙大约需要10,000美元。

芬克律师说:好,我们可以拿下这个。

问:你提到过一个叫何先生的人,对吗?

答:对的。

问:你曾与他进行过任何形式的交流吗?

答:我们确实交流过;几封电子邮件,还有几次电话。

问:总体上,你与何先生讨论的内容是什么?

答:确定车辆最终注册的位置,以便我们计算税费和注册,并进行最终交付。

问:为什么你开始与何先生而不是Reyes女士讨论?

答:我被指示——我试图完成这笔交易,在某个时间点,Reyes女士的响应不如以前,然后何先生出现了,讨论车辆交付的选项。

问:何先生说了什么关于税费的事情?

答:他想知道在哪里可以注册车辆,并基本上支付尽可能少的或没有税费。

问:你给何先生提供了什么建议吗?

答:我告诉他我不能就这个具体问题给他提供指导。

问:你有这辆车在你的停车场,对吗?

答:对的。

问:何先生想来你这里提车吗?

答:不。他们——我说“他们”。他问我们是否可以把车辆运到国外。

芬克律师说:如果我们能看一下作为证据提交的政府证据240。

请放大这封邮件, Gartland先生。

问:这封邮件的日期是什么?

答:这是2023年2月9日。

问:你能读一下第一句话吗?哦,抱歉。这封邮件是谁发的?

答:这是何先生发的。

问:他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

答:是coolhr@protonmail.com。

问:你能读一下他写给你的第一句话吗?

答:“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注册公司。请告诉我你需要哪些信息来注册。”

问:然后是第二段。

答:“关于交付,我们计划用这辆车进行旅行,能否给我们提供从美国到英国、瑞士、迪拜和阿布扎比的运输报价,临时进口时间不超过6个月,如果你们提供这项服务的话。”

问:你去过阿布扎比吗?

答:我没去过阿布扎比。

问:你去过迪拜吗?

答:我去过迪拜。

问:你对何先生为什么想把这辆车运到瑞士、迪拜或阿布扎比有何理解?

答:我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想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提车。

问:如果Post Oak愿意,是否可以将这辆布加迪Chiron超级跑车运到外国?

答:不,我们不能。

问:为什么不行?

答:因为我们不出口车辆。

问:为什么不出口?

答:这通常是制造商在我们的经销协议中限制我们这样做。

问:在此期间,到2023年2月9日,FBI是否曾联系过Post Oak?

答:是的,先生。

问:最初,FBI要求Post Oak提供什么信息吗?

答:他们传唤了所有与此交易相关的文件和通信记录。

问:Post Oak提供了这些文件吗?

答:我们提供了。

问:在2023年2月期间,你是否仍与FBI保持联系?

答:是的,我们保持联系。

问:还有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吗?

答:是的,先生。

问:是否有一次FBI带着搜查令回到Post Oak?

答:是的,他们回来了。

问:你能告诉陪审团搜查令是为了什么吗?

答:搜查令是为了在车辆上安装追踪装置。

问:哪辆车?

答:布加迪Chiron超级跑车。

问:FBI做到了吗?

答:他们做到了。

问:在FBI在布加迪Chiron超级跑车上安装追踪装置之后, G-Clubs或郭强或何先生有人来取车吗?

答:没有, 先生。

芬克律师说:我们能看一下政府证据223吗?

问:Soza先生, 我们在看什么?

答:这是布加迪Chiron被装载进运输工具时的情景, 当时它被扣押了。

问:谁扣押的?

答:美国法警。

问:他们有搜查令吗?

答:有的。

问:在扣押时, FBI是否要求你做其他事情?

答:在扣押之前, 他们让我通过电子邮件与何先生沟通。

问:你做了吗?

答:我做了。

问:在你向何先生发送这些通信后, FBI是否要求你做其他事情?

答:他们让我通过短信与他沟通。

问:你做了吗?

答:没有。

问:为什么没有?

答:我只是对这样做感到不舒服。

问:Post Oak在你被要求通过短信与何先生沟通后做了什么?

答:我们向FBI提供了一个来有我们账户的手机。

问:你知道FBI对该账户做了什么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FBI是否与何先生进行过对话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何先生与郭强的关系吗?

答:不知道。

问:或者与G-Clubs的关系?

答:不,先生。

芬克律师说:如果我们能看一下政府证据GX VI35。它已作为证据提交,我们可以发布吗?

请放大顶部。

问:你能读一下顶部的句子吗?

答:“唯一董事的书面决议。”

问:下一句呢?

答:“自由媒体创投有限公司。”

问:你以前见过这份文件吗?

答:没有,先生。

问:你能读一下“唯一董事的书面决议,自由媒体创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面的句子吗?

答:“我,何先生,”你要我读下去吗?

问:是的。

答:“——作为公司的唯一董事,该公司为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第二层水边大厦,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英属维尔京群岛,特此证明以下决议已解决:”

问: Post Oak从这辆布加迪超级跑车的销售中共收了多少钱?

答: 我相信是4.4百万多一点。

芬克律师说: 没有更多问题了。谢谢。

法官说: 交叉询问?

巴尔坎先生说: 是的, 法官大人。

交叉询问

由巴尔坎先生说进行:

问: 下午好, Soza先生。

答: 下午好。

问: 你是Post Oak Motors的总裁吗?

答: 对。

问: 对, 先生。你担任这个角色大约有七年了吗?

答: 对。

问: Post Oak销售高端汽车, 对吗?

答: 对。

问: 超级高端的汽车, 对吗?

法官说: 请将麦克风拉近你。

巴尔坎先生说: 对不起, 法官大人。

问: Post Oak销售高端汽车, 对吗?

答: 是的, 先生。

问: 超级高端汽车, 对吗?

答: 正确。

问: 包括布加迪, 对吗?

答:包括布加迪。

问:布加迪制造了世界上最快的汽车, 对吗?

答:在某个时间点上, 是的。

问:超过每小时一千公里吗?

答:我不知道公里。我知道的是英里。

问:Post Oak销售Chiron款跑车, 对吗?

答:正确。

问:数量非常有限?

答:500辆。

问:对。你在直接询问中说过只会制造500辆, 是吗? 这些车非常抢手, 对吗?

答:我认为是这样。

问:你每年最多销售一两辆, 对吗?

答:正确。

问:G-Clubs订购的布加迪是500辆中的第400辆, 对吗?

答:是的。

问:可以说获得购买这辆特定汽车的机会是相当困难的, 对吗?

答:你指的是第400号车吗?

问:是的。

答:我认为那是巧合。

问:是否可以说购买这500辆车中的任何一辆都很困难?

答:取决于买家的财力。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说过布加迪Chiron跑车的价值可能会升值, 对吗?

答:我们预期会是这样的情况。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说过这辆Chiron跑车最初是为郭强配置的,对吗?

答:是的。

问:由H.R. Owen配置的,对吗?

答:是的。

问:你理解郭强是H.R. Owen的常客,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说过,你理解Mileson只是想要另一辆超级跑车,对吗?

答:美国规格的车。

问:所以你的理解是,Mileson拥有其他超级跑车,对吗?

答:那是我的理解,但我不直接知道。

问:你听说过一辆叫做Pagani Zonda的车吗?

答:我不知道Zonda,但我知道Pagani这个品牌。

问:你知道Mileson定制了自己的Pagani Zonda吗?

答:不知道。

问:客户被推荐给你们并不罕见,对吗?

答:对,先生。

问:包括其他布加迪经销商推荐的客户,对吗?

答:在美国境内没有。

问:在这里,H.R. Owen推荐购买Chiron给Post Oak,对吗?

答:是的,先生。

问:因为你理解客户想在美国使用这辆车,对吗?

答:正确。

问:这辆车是为在美国使用而设计的,对吗?

答:是的, 先生。

巴尔坎先生说:我们能看一下作为证据提交的政府证据226吗?

可以放大上半部分吗?

问:页面顶部写着“购买布加迪Chiron超级跑车的补充条款”, 对吗?

答:是的, 先生。

问:在“买方”一词下面, 写着G Club International Ltd., 对吗?

答:正确。

问:再往下几行, 在电子邮件旁边写着limarier@gclubs.com, 对吗?

答:是的, 先生。

巴尔坎先生说:我们能看一下第10页吗?

问:你看到这里的签名块了吗?

答:是的, 先生。

问:好的。Limarie Reyes为买方签了字, 对吗?

答:是的。

问:在2021年10月28日?

答:是的。

问:你理解Limarie Reyes是G-Clubs的, 对吗?

答:正确。

问:实际上, 你在直接询问中说她是他们的CEO, 对吗?

答:是的。

问:在零售商那里是你的签名, 对吗?

答:是的。

巴尔坎先生说:我们可以拿下这个。

可以看一下GX 227吗？

问：这是你在2021年11月1日发给Limarie Reyes的电子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邮件中写着，“你好，Limarie。抱歉拖延了回复。随邮件附上了与我们在伦敦的布加迪合作伙伴Art Katallozi协调的配置规格。这个配置需要签字。一旦我们收到签字和定金，你们的分配名额将被锁定。”你看到了吗？

答：是的，先生。

问：所以在11月1日，你向Molinaris女士发送了初步规格，对吗？

答：是的。

巴尔坎先生说：我们能看一下第3页吗？

可以看上半部分吗？

问：这是你在11月1日发送的配置规格的第一页，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顶部写着“布加迪伦敦的个人配置”，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客户名称旁边写着郭强，对吗？

答：是的。

巴尔坎先生说：我们能看一下pdf的第6页吗？

问：如果你看这里，关注页面的下半部分，你看到签名行了吗？

答：是的。

问：它们是空的，对吗？

答：是的。

问：这些签名栏上没有填写签名，对吗？

答:对。

问:日期栏也没有填写日期?

答:对。

问:郭强 没有在这份文件上签名, 对吗?

答:我没有看到任何签名。

巴尔坎先生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证据 GX 230 吗?

问:请看第二封电子邮件, 这是 Limarie Molinaris 在 11 月 12 日发给你的电子邮件, 对吗?

答:对。

问:她说, “亲爱的 Soza 先生, 附件是布加迪的个人定制配置, 已签署并批准。”你看到了吗?

答:对。

巴尔坎先生说:让我们看一下 PDF 的第 4 页。

问:这是类似的文件, 上面写着“Bugatti London 的个人定制配置”, 对吗?

答:对。

问:但客户姓名现在是 G Club International Ltd., 对吗?

答:对。

问:不再是郭强, 对吗?

答:对。

巴尔坎先生说:我们可以看一下第 7 页吗?

问:你看到客户签名那一行吗?

答:看到了。

问:你看到那一行上方有签名, 对吗?

答:对。

问:手写日期也写上了,对吗?

答:对。

问:日期是2021年11月12日,对吗?

答:对。

问:所以我们之前看的那份文件版本,是你在11月1日发送给Molinaris女士的,上面标有郭强的名字,对吗?

答:对。

问:但那份版本没有签名,对吗?

答:之前你展示给我们的版本是没有签名的,对。

问:但11天后,客户被改成了G Club International,对吗?

答:看起来是这样。

问:并且该版本由买方签署了,对吗?

答:我不知道那是谁的签名。

问:但上面有签名,对吗?

答:有签名。

问:Molinaris女士将其发送给你,并说这是签署的,对吗?

答:我——我不记得看到过这份有G Club International名字的文件。我不是说它不存在,但——

巴尔坎先生说:我们可以返回到该文件的第一页吗?

问:第二封电子邮件是Limarie Reyes发送的这份签署的文件,对吗?

答:对。

问:她是G-Clubs的CEO,对吗?

答:对。

问:谢谢。

巴尔坎先生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证据 GX 244 吗?

问:谢谢。

问:我想确认一下,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所有的付款都是来自 G-Clubs,对吗?

答:我没有那么说。我说所有付款都是通过电汇来的。

问:你的意思是这些付款不是来自 G-Clubs?

答:所有的付款都是为了通过 G-Clubs 购买这辆车,但——

问:好吧,我们看一下 F 列。

答:好的。

问:第一和第二笔定金支付是由 Limarie Molinaris 支付的,对吗?

答:对。

问:第四、第五和第六行显示这些付款是由 G Club 支付的,对吗?

答:对。

问:好的。第二笔付款——

巴尔坎先生说:我们可以将 GX 232 和这份文件并排展示吗?

问:好,我们来看一下 GX 232。

问:这是 Limarie Molinaris 在 2021 年 11 月 30 日发给你的电子邮件,对吗?

答:对。

问:她说:“亲爱的 Soza 先生,希望你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周末。抱歉延迟回复。是的,我们的财务团队提交了一笔 1,150,000 美元的付款。请确认上述金额是否已收到,并用于我们当前剩余的余额。”

答:对。

巴尔坎先生说:好,我们再回到 GX 244。

问:第三行,这笔 1,150,000 美元的付款,就是 Molinaris 女士在电子邮件中确认的那笔付款,对吗?

答:对。

问:谢谢。

问:没有任何付款来自Milesen,对吗?

答:据我所知,没有。

问:没有任何付款来自郭文贵,对吗?

答:据我所知,没有。

问:没有任何付款来自 Ho Wan Kwok,对吗?

答:据我所知,没有。

问:没有任何付款来自Miles Kwok,对吗?

答:据我所知,没有。

巴尔坎先生说:谢谢。你可以把它拿下来了。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了制裁名单,对吗?

答:对,先生。

问:什么是制裁名单?

答:据我所知,这就像是——就像我说的,我们使用 OFAC,据我理解,它会追踪非法转移资金或资助恐怖组织的人,如果我们拉出名单上有人,这显然是一个红旗,我们不会与这个人做生意。我不确定具体的程序是什么,但——

问:什么是 OFAC?

答: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政府机构。是一个政府资源。我不记得确切的意思,但——每笔交易都要查询。

问: Soza 先生, 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了 何先生的电子邮件, 何先生询问将 Chiron 跑车运出美国的价格, 对吗?

答: 对。

问: 那封电子邮件的日期是 2023 年 2 月, 对吗?

答: 我猜是吧。我现在没看着。

问: 那是 何先生第一次提到将 Chiron 运到国外, 对吗?

答: 据我记得, 是的。

问: Molinaris 女士从未提到将 Chiron 跑车运到国外, 对吗?

答: 没有。

问: 在订购 Chiron 跑车时, 你的理解是它将在美国使用, 对吗?

答: 是的。

问: 这就是为什么这辆车从法国运到美国, 对吗?

答: 是的。

问: 事实上, 它是从法国运到美国的, 对吗?

答: 是的。

巴尔坎先生说: 谢谢, 没什么问题了。

法官说: 有补充询问吗?

芬克律师说: 没有。谢谢你, Soza 先生。

法官说: 谢谢。你可以退席了。

(证人退席)

法官说: 检方可以传下一个证人。

芬克律师说: 检方传唤 玛格丽特 墨菲。

书记员: 请把麦克风拉近一些并举起你的右手。

(证人宣誓)

书记员:谢谢。

法官说:请说出你的名字并拼写。

证人:好的,我叫 玛格丽特 墨菲。M-A-R-G-A-R-E-T, 姓 墨菲, M-U-R-P-H-Y。

法官说:你可以提问了。

芬克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玛格丽特 墨菲,

检方证人,

在宣誓后作如下证词:

直接询问

由芬克律师提问:

问:你在哪里工作?

答:在纽约的 FBI。

问:你的职称是什么?

答:特别探员。

问:墨菲特别探员,你在 FBI 工作多久了?

答:自 2016 年 3 月以来。

问:你被分配到哪个办公室?

答:纽约。

问:什么是 ERT?

答:ERT 是证据响应小组。

问:ERT 一般会做些什么?

答:ERT 会收集法医证据或协助执行搜查令的队伍。

问:你在 ERT 中担任什么角色?

答:我是其中一个小组的助理队长,也是摄影师。

问:成为 ERT 成员需要什么样的培训?

答:我们需要参加 ERT 基础培训,学习不同的法医方法来收集证据。

问:我想让你回想一下 2023 年 3 月 15 日。那天你在 ERT 任务中做了什么?

答:我是执行搜查令的摄影师。

问:搜查在哪里进行?

答:在荷兰雪梨酒店,地址是第五大道 781 号。

问:就在曼哈顿这里吗?

答:是的。

问:你提到有搜查令。那天 FBI 确实有搜查令吗?

答:是的,我们有。

问:搜查令允许 FBI 做什么?

答:它允许我们对 18 楼的公寓进行搜查,并收集与某些犯罪有关的证据。

问:墨菲特别探员,我想请你把麦克风对准你的嘴巴,这样你的声音可以被收录,所有人都能听到。

答:好的。

问:可以移动它,让你觉得舒服一些,好吗?谢谢。

墨菲特别探员,那天 FBI 也有逮捕令吗?

答:是的,我们有。

问:2023 年 3 月 15 日,荷兰雪梨酒店有没有人被捕?

答:有。

问:是谁?

答:郭文贵。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此时检方提交 GX STIP3 作为证据。我只是想提交它。

法官说:它被接纳为证据。

(检方展出证据 Stip 3)

芬克律师说:Gartland先生 或 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展示 GX Stip 3。

好的,请稍微往下滚动一点,洛夫特斯女士。

“如果在审判中被传唤作证,FBI 的特别探员会作如下证词:

2023 年 3 月 15 日,特别探员和其他 FBI 员工在合法搜查 荷兰雪梨酒店,第五大道 781 号,18 楼,纽约,纽约。搜查过程中,FBI 人员拍摄了 荷兰雪梨酒店内部空间的照片
——”

译员:法官大人,译员请求律师改变语速,以便我们能翻译。

法官说:如果你能慢一点。

芬克律师说:抱歉。

“搜查过程中,FBI 人员拍摄了 荷兰雪梨酒店,第五大道 781 号,18 楼,纽约,纽约,的内部空间照片,并合法扣押了物品、文件和电子设备。

GX SH1-GX SH206 是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由 FBI 摄影师合法拍摄的 荷兰雪梨酒店,第五大道 781 号,18 楼,纽约,纽约,内部空间的真实准确的照片。”

法官大人,此时检方提交 GX SH1 至 GX SH206 作为证据。

法官说:它们被接纳为证据。

(检方展出证据 SH1 至 SH206)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洛夫特斯女士。

由检方芬克律师提问:

问:墨菲特别探员,你能简要描述一下2023年3月15日对荷兰雪梨酒店18楼的搜查吗?发生了什么?你一般都做了什么?

答:当然。我们进入房间后,先走遍整个公寓,然后拍摄了搜查前公寓的照片,并收集了证据,包括电子设备、一些衣物、文件和其他一些物品,并拍摄了这些物品的照片,最后进行了退出拍摄,结束了搜查。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展示GX SH2和SH48。

问:墨菲特别探员,我们在SH2和SH48中看到了什么?

答:这是通向我们搜查的公寓的18楼电梯间。

问:18楼有多少套公寓?

答:只有一套。

问:它有多大?

答:相当大。

问:从一边走到另一边需要多长时间?

答:需要几分钟。

问:18楼有外部空间吗?

答:是的,有两个露台。

问:你去过露台吗?

答:去过,我去拍照了。

问:它们俯瞰什么?

答:中央公园。

问:有建筑物挡住中央公园的视野吗?

答:没有。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SH3吗?

问:墨菲特别探员,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

答:这是餐厅。我相信在我们的搜查中它被称为房间 A。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你可以放大墙纸部分。

问:墙上的图像,你能为陪审团描述一下它们是如何呈现的吗?

答:在我看来,它们是墙纸。

1832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SH6 吗?

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放大一下从窗台顶部到下面的部分吗?再往上一点。

不,再往上一点。对,就到最底部。

问:墨菲特别探员,窗台上的那个银色立方体物体是什么?

答:我认为那是一个浓缩咖啡机。

问:浓缩咖啡机下面是什么?

答:有一个手提袋。

问:上面写了什么?

答:新中国联邦。

问:墨菲特别探员,除了你今天在这里的证词和你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的搜查之外,你还参与了 this 案件吗?

答:没有。

问:那你为什么参与了这次搜查?

答:对于 ERT 成员和其他探员以及支持人员来说,协助执行其他案件的搜查令是很常见的。

问:你知道新中国联邦是什么吗?

答:我不知道。

问:或者为什么它会印在手提袋上?

答:我不知道。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GX SH207 吗?

我们可以旋转一下。

如果我们只展示给证人 GX SH207。

问:墨菲特别探员, GX SH207 是什么?

答:这是 荷兰雪梨酒店 18 楼的布局图。

问:这是 荷兰雪梨酒店 18 楼的真实准确的布局图吗?

答:是的。

芬克律师说:检方提交 GX SH207。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采纳为证据。

(政府证物SH207接纳为证据)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展示一下吗?

问:墨菲特别探员, 这幅地图上的不同地方似乎都有字母。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答:是的。我们给我们搜查的每个房间分配了标签, 这样我们就可以追溯到每件证据的发现地点。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 你可以放大右侧的部分吗?

继续放大。请往下拉一点。

问:好的, 主卧的字母是什么?

答:房间 P。

问:在其左边的字母Q的房间是什么?

答:那是更衣室。

问:N字母代表哪个房间?

答:那是一个步入式衣帽间。

问:你进入了步入式衣帽间、主卧室和更衣室吗?

答:是的,我进入了。

问:你能向陪审团描述一下这些房间是如何相连的吗?

答:是的,它们都通过门道连接到主卧室,是的,它们都是相连的。

芬克律师说:好吧,我们可以看一下GX SH19吗?

问:墨菲特别探员,这是什么图片?

答:这是房间N,即步入式衣帽间。

问:这是与主卧室相连的步入式衣帽间吗?

答:是的。

问:那张标有N的纸,当FBI到达时在那里吗?

答:不是。

问:你能解释为什么它在那里吗?

答:这是我们早些时候描述的房间标签。我们在拍摄入口照片时贴上了它。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GX SH15和16吗?

问:这是同一个衣帽间吗?

答:是的。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SH130吗?

问:SH130是从同一个衣帽间拍摄的吗?

答:是的。

问:顺便问一下,这些照片是谁拍的?

答:我拍的。

芬克律师说:好吧,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展示 SH165 和 164 吗?

问:墨菲特别探员,这些照片也是在同一个衣帽间,即房间 N 拍的吗?

答:是的。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你可以放大右侧的标签吗?

问:墨菲特别探员,挂在衣帽间 N 的西装口袋里的标签上写了什么?

答:上面写着 "Brioni为郭文贵设计"。

问:Brioni 是什么?

答:这是一个高端男装品牌。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SH167 和 166 吗?

问:墨菲特别探员,这些图片也来自同一个衣帽间吗?

答:是的。

问:也是类似的标签,为郭文贵,是吗?

答:是的。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GX SH28 和 GX SH29 吗?

问:墨菲特别探员,SH28 和 SH29 是什么照片?

答:这是我们在搜查令执行期间扣押的物品。

问:这些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答:这是在主卧室,房间 P。

问:这是与衣帽间相连的主卧室吗?

答:是的。

问:床上的那是什么?

答:那是一部手机。

问:那部手机是在哪里找到的?

答:在逮捕和清理公寓期间,在床垫之间找到的。

问:它是在床垫下面找到的吗?

答:是的。

问:什么是敲门报信?

答:敲门报信通常是联邦调查局在执行搜查令之前所做的事情,目的是提醒房舍内的人联邦调查局的人在那里,并宣布他们的存在。

问:FBI在敲门并宣布时会做什么?

答:通常会敲门并宣布,"FBI,搜查令,请到门口。"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GX SH152吗?

请放大右边,上半部分。请放大右边,洛夫特斯女,好的。

问:便签上写的是什么?

答:那是一张便签,上面写着发现物品的人的名字和他们发现物品的房间。

问:这是房间S吗?

答:是的。

问:文件顶部写的是什么?

答:G Club。

问:你知道G Club是什么吗?

答:我知道它是与郭文贵有关的一个实体,但我不知道其他的。

芬克律师说:好。我们可以看一下SH153吗?

问:那张红色卡片上写的是什么?

答:Milesen。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SH156和157吗?

问:我们在 SH156 和 SH157 中看到的是什么?

答:这是香港的国际驾驶许可证和台湾的出入境许可证。

问:右侧, 157 号文件, 这些文件是打开的吗?

答:是的。

问:这些文件是为谁准备的?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 你可以放大右侧吗?

答:驾驶许可证上的名字是 Kwok Ho Wan。

问:左侧放大的部分上的便签, 这些文件是在哪里找到的?

答:这些是在房间 S, 也就是书房里, 黑色书桌的左上抽屉里找到的。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SH149 吗?

洛夫特斯女士, 你能不能把镜头拉近, 让我们能看到那张便条, 那张便利贴。

问:这些物品是在哪里找到的?

答:它们也是在房间 S, 也就是书房里, 黑色书桌的右上抽屉里找到的。

芬克律师说:好的 好的 请把镜头拉远。

洛夫特斯女士, 你能放大那两个金色的东西吗?

你能放大左边那个吗?

问:这是什么?

答:这是公寓里的另一个房间。我认为这是房间 X。

问:墨菲特别探员, 你还拍了许多其他类型的衣物照片吗?

答:是的, 我拍了。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SH81 和 82 吗?

问:这些是你拍摄的衣物吗?

答:是的。

问:是谁选择了哪些衣物要拍照的?

答:我们有一个搜查团队,由对案件有了解的案件探员指导。

问:所以是他们选择的吗?

答:是的,他们选择的。

问:你知道 G Fashion 是什么吗?

答:我知道它是与 郭文贵 有关的一个实体,但我不知道其他的。

问:墨菲特别探员,你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大约拍了多少张照片?

答:超过 700 张。

问:刚才展示的那些照片和之前提交为证据的照片,你在选择展示哪些照片时扮演任何角色吗?

答:没有。

问:我们在你今天作证之前见过多少次面?

答:我认为我们见了四到五次。

问:除了你今天的证词和 2023 年 3 月 15 日的搜查外,你还有参与过这个案件的其他方面吗?

答:没有。

芬克律师说:没有其他问题了。

法官说:交叉询问。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交叉询问

由卡马拉珠律师询问

问:下午好,墨菲特别探员。

答:你好。

问:现在是星期五下午,我会尽量快一点,好吗?

答:好的。

问:我知道你说你是证据响应小组的一员,对吗?

答:对的。

问:证据响应小组的职责之一是收集证据并将其运回 FBI 的办公室,对吗?

答:嗯,这取决于情况,但通常负责将证据运回办公室的人可能是案件团队的一员,不一定是证据响应小组的成员。这取决于谁是负责扣押的探员。

问:明白了,但会有一个 FBI 的人员负责将证据运回,对吗?

答:对的。

问:在荷兰雪梨酒店的搜查中也有负责这样做的探员,对吗?

答:是的。

问:你那天是怎么到达荷兰雪梨酒店的?

答:我自己吗?

问:是的。

答:我开着我的局里发的车。

问:好的,你把车停在哪里?

答:我想我停在 59 街附近,靠近中央公园的地方。

问:你知道荷兰雪梨酒店有自己的车库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刚才作证说那天执行的搜查令是针对 18 楼公寓的,对吗?

答:对的。

问:所以那天如果有物品要被扣押,应该是从那个公寓扣押的,对吗?

答:对的。

问:所以那天 FBI 没有被允许扣押一辆布加迪, 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我当时是在执行一个搜查令的团队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 FBI 那天是否有其他授权的搜查令, 所以我只能谈论 第五大道781号的搜查令。

问:在执行这次搜查和逮捕行动之前, FBI 举行了简报会, 对吗?

答:对的。

问:你参加了简报会, 对吗?

答:对的。

问:简报会的目的是讨论行动, 对吗?

答:对的。

问:并讨论 FBI 在行动期间可以和不可以做的事情, 对吗?

答:是的。

问:这都是标准程序, 对吗?

答:是的。

问:这是你执行过的每一次搜查令之前都会发生的事情, 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 在那次会议期间, 没有讨论关于布加迪的搜查令, 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有关于布加迪的任何讨论。

问:同样的回答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兰博基尼, 对吗?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 我们可以靠近一下吗?

法官说:好的。

(继续下一页)

(边栏会议讨论, 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 正如本法庭所知, 这次审判中提供的每一件证据都是合法的, 对布加迪的查封是合法的, 对兰博基尼的查封也是合法的。如果辩护律师想问在荷兰雪梨酒店发现了布加迪或兰博基尼, 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 但他不应暗示布加迪和兰博基尼的查封是在搜查令之外政府不被合法允许的行为。这是第一点。

第二, 我不明白在其他地点和时间查封的物品与本案的关联性。

法官说:那么这些车是被查封了吗?

芬克律师说:兰博基尼是在2023年3月15日在康涅狄格州被查封的, 特工McNamara已经作证。布加迪大约一个月后从Post Oak被查封。

法官说:他可以问:你知道关于车辆的搜查令吗?

芬克律师说:这样可以, 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暗示查封是非法或不正当的。

法官说:我认为普通人不会有那样的印象。

卡马拉珠律师说:首先, 法官大人, 我的问题根本没有涉及到那点。其次, 法官大人会指示陪审团这些查封是合法的。在我看来, 这只是对进行搜索的特工提出的相当常规、标准的问题。我并不想暗示任何搜查是不合法的, 我没有理由这么做。如果我有, 我会挑战搜查令。我只是想了解搜查的情况。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 因此我请求在交叉询问结束时, 您能指示陪审团, 政府要求, 指出本案中的所有查封行为都是合法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是您在审判结束时对陪审团指示的一部分。

芬克律师说:那么, 为什么现在问这些问题?

卡马拉珠律师说:如果我想争论搜查是不合法的,合适的时间是在之前。我问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暗示搜查是不合法的。他们很清楚,我可以在交叉询问或总结时谈论汽车被找到的位置。我所做的只是说——

芬克律师说:法官——

卡马拉珠律师说:对不起,芬克先生。我所说的只是FBI并没有去那栋房子寻找布加迪或兰博基尼或其他任何东西,并且它们也没有被找到。我并没有说FBI这么做是不当的,我也没有对其提出任何指责。我将在两个问题内结束这个话题,然后我们将继续讨论其他问题。

芬克律师说:我不反对辩护律师问是否在寻找布加迪,但不能问是否有搜查布加迪的搜查令,因为实际上我们确实有搜查令。我们后来获得了一个。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我可以澄清一下问题并说:你在荷兰雪梨酒店的地址没有搜查布加迪的搜查令。

芬克律师说:提到搜查令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直接说:你在那里寻找布加迪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坦率地说,这暗示了搜查可能是非法的。

芬克律师说:那么你同意布加迪和兰博基尼的查封是合法的。你同意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因为我没有提交抑制动议。

芬克律师说:那么我们应该有一个指示。

卡马拉珠律师说:不需要。

法官说:我认为不需要这个指示。你可以问问题。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我很感激。

(回到公开法庭)

法官说:你可以继续。

由辩方卡马拉珠律师提问:

问:好的。我认为我刚才说到, 没有搜查令去查封那个地址的兰博基尼, 对吗?

答:据我所知, 在3月15日没有。

问:好的。据你所知, 没有搜查令去查封那个地址的法拉利, 对吗?

答:据我所知, 在2023年3月15日没有。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现在我们可以调出已经作为证据的GX SH207吗? 好的, 这是——我们能确保陪审团也能看到吗? 谢谢。

问:好的。这是布局图, 对吗?

答:对的。

问:好的。是你准备的这张图表吗?

答:不是我准备的。

法官说:请稍等一下。

卡马拉珠律师说:哦, 对不起, 法官大人。

(暂停)

法官说:继续吧。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

问:你作证说你去了两个不同的阳台, 对吗?

答:对的。

问:好的。那么在图中, 我认为标注了三个露台, 请你告诉我们你去了哪些露台并拍了照片。

答:好的。我记得那两个较长的露台。我看到主卧室里还有一个露台。我想我在提到露台时忘记了那个。

法官说:卡马拉珠先生, 你能告诉我这份证物的编号吗, 这张平面图。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 法官大人。它是GX SH207。

法官说:谢谢。

卡马拉珠律师说:当然。

问:好的。你是否记得你是否在第三个露台上也拍了照片?

答:我不记得了,我需要参考我的照片日志。

问:好的。现在你之前在证词中提到过关于进入荷兰雪梨公寓的电梯厅,对吗?

答:对的。

问:现在电梯是从大堂上到18楼,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当你在大堂时,有保安对吗?

答:我不记得那天有没有保安,因为我认为我们是通过多个电梯进入的。还有一个服务电梯。所以我不确定那里的保安是否在场。

问:为了明确起见,你乘坐的电梯是否通往你拍照的那个电梯厅,还是你必须走过去?

答:我不记得了。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调出政府证物GX SH164、166和167吗?

这两个现在可以,感谢。

问:你记得在直接询问中关于这些照片的证词吗?

答:记得。

问:对吗?你确认这些是Brioni西装,对吗?

答:是的。

问:我认为你说过Brioni是一家高端男士西装公司,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那么你不知道这些西装是什么时候购买的,对吗?

答:对不起,我没听清。

问:你不知道这些西装是什么时候购买的, 对吗?

答:对, 我不知道。

问:你也不知道公寓里任何一件衣物是什么时候购买的, 对吗?

答:对的。

问:你只是来到这里拍摄你在衣柜里看到的東西, 对吗?

答:对的。

问: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衣物。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调出GX SH81和82吗?

问:好的。你作证说拍了这些照片, 对吗?

答:是的。

问:这些衣物是公寓里原本的样子吗?

答:不是。这些是为了拍照而放置在那里的。

问:它们在拍照前是否有任何包装或塑料袋?

答:我不知道。

问:是谁把它们放在那里让你拍照的?

答:搜索团队中的一名成员。

问:好的。

法官说:现在是下午3点。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以为我可以完成的, 对不起, 法官大人。

法官说:那么, 各位陪审员, 现在是你们享受周末的时间。请记住, 你们不可以自己之间或与任何人讨论这个案子。不允许任何人在你们面前讨论这个案子。不要阅读、观看或收听任何与这个案子有关的内容, 无论来自何种来源。

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将于周一早上9:30开始。我们会回到之前的时间安排。9:00你们会有早餐准备好。祝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陪审团：谢谢。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女士，你可以出去，不要讨论你的证词，我需要你在周一上午9:29出庭。

证人：是的，法官大人。

(证人不在场)

法官说：你们可以坐下。

在我们周末休息之前还有什么事情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辩方没有，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政府也没有。祝你周末愉快。

法官说：祝你们周末愉快。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休庭至2024年6月10日，上午9:00)

索引的检查

检查人: 页码

李娅

由施洛夫女士交叉询问 1607

由费根森先生重定向询问 1774

由施洛夫女士再交叉询问 1782

洛尼·索扎

由芬克先生直接询问 1789

由巴尔坎先生说交叉询问 1814

玛格丽特·墨菲

由芬克先生直接询问 1826

由卡马拉珠先生交叉询问 1839

被告证物

证物编号 接收时间

6512 1653

60503 1749

6498 1752

7000 1770

政府证物

证物编号 接收时间

226-233, 240, 243, 和 244-249 1795

202-223 1804

Stip 3 1829

SH1至SH206 1830

SH207 1833